

蒼霞草

十五之六

			一〇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八冊	四架	三函	〇號類	

庫文閣內			
三	一〇	漢	
四	五	書	
函	二		
八	八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0	
冊數	18 (7)		
函號	314	74	



蒼霞草卷之十五目錄

淺草文庫

家譜宗居圖引

家譜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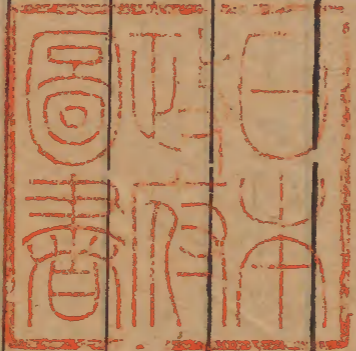
家譜內傳

家譜宗伍傳

家譜宗鑒傳

家譜宗隣傳

家譜宗戚傳



卷之十五

蒼霞草卷之十五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家譜宗居圖引

吾居在玉融東南六十里鄉曰孝義里曰化南境
曰雲山俗呼曰厚葉從吾姓也其山自黃蘗東行
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鐘
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
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
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
阜如列屏然吾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崖

蒼霞草 卷之十五

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
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吾居之肩何氏聚
族焉其未至天馬山側行而南數里曰韓窰山岐
山北里許突起曰雙石山俗名陳嶺山吾曾祖祖
葬焉與吾居相望居三面皆高宅當其窪形如燕
巢海水縈繞黃蘗大吉諸祖山環護之青蔥浩淼
相映發固一勝也其東則大讓東鏡諸山高入雲
表如展旗如貴人讖書所謂三神山者環拱于外
又一勝也惟天馬山破裂如火焰形家謂之廉貞
居人稍嫌之余謀之父老將樹而蒼蔚焉以告青
烏李生生曰君繆矣君居所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
將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
歲後赭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吾居
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余曰此青龍也何傷
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余遂徙其樓
嗟夫吾居之在海土彈丸耳然宗人代代保焉自
大塊觀之其以爲蟻封也以爲蝸殼也吾之營營
過矣雖然吾焉知大塊之不爲蟻封也不爲蝸殼
也而况于吾居故圖而識之列譜首焉

也而只于吾吾文區而遊之亦普首焉
 歐突雖然吾焉味大魁之不為融挂也
 大魁贈之其以為融挂也以為融挂也
 聖夫吾吾之由或土戰式耳然宗人世世
 主曰吾吾味青龍而不味為陸衣非余
 之立有對焉李主與博去之余曰此青龍
 處對其樹參無恙于長甯不類對言樹
 而吾吾
 殺凶父朱曰然卦山嘗樹矣樹何林也
 而穢無寧
 為李主主曰昔懸矣昔吾祖以卦卦此山
 也樹焉

家譜列傳

古世族多聞人微獨姱脩亦緣貴盛有
 待而彰自昔然矣吾宗在先天代頗有
 顯者入明而舉不過孝廉官不過邑令
 至先奉直公乃稱大夫何僅僅乎其他
 魁人長者雖多然率皆巖穴布衣脩身
 隱約其卓然者以素封樹德耳寧敢侈
 然自附於名高惟是孝友忠信質行彬
 彬鄉人頌之來世刑之亦足述也小子
 不文過佚是懼因撫而識之

始祖宜興公文值公嗣子自公而上居雲山尚草

創公始卜宅奠居據一鄉之最勝卽今中厝是也
當公初卜時南向左倚天馬山後枕豪山授室二
子伯東仲西仲後寢盛貴顯矣然多外徙伯後仍
故居改面天馬山與仲後之畱者割爲南北田而
伯後遂蕃本之自公畫也公壽九十餘論其世其
宋之末造歟

宏公宜興公七世孫家饒好施里人有急皆叩公
每夜輒治具若遲客者門晨啓候者數十輩予酒
食予錢各厭其意去時纏百金乘白馬隨所之人
望見白馬輒喜曰我公來邪競延至其家樂飲醉

則解金去矣其貸公金者亦輒有天幸能相償無
負者沒葬西嶺下形家云葬此當斗量金後益饒
如其言

孝廉公孟禎字履祥宜興公七世孫以永樂丁酉
年舉於鄉官至陵源令公高祖俊衡公仕元爲鹽
鐵副使因行鹽至惠安樂其土風欲卜遷迨子元
吉公亦仕元官至行省通判鹽鐵娶林行省娶盧
皆惠安人遂家惠安行省五子其四皆入仕有盛
公者當 國初以通經授南康丞善草書自署雲
山葉希大以疾卒官未幾而公繼起葉於惠安遂

爲望族矣公少年穎慧爲弟子員卽有聲以孝廉
司訓高州之官未幾念親老陳情乞歸省隨改授
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之遷順義教諭自教
諭爲令棄官歸行李蕭然稱爲廉吏邑有陳御史
者橫甚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削籍惠安
人皆德公其剛正不撓多此類余少時見莆田林
太史文有送公歸省詩藏於家今失之第憶其後
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日應
著老萊衣其時公尚往來雲山修宗譜自爲之序
讀其文想見其人可謂真孝廉矣

贊公宏公三子藉父業客尤溪貸子母錢屬鄧茂
七亂子錢家久負其後歲豐爭以穀償錢公悉聽
之粟旣多又山谷阻絕不能致且紅腐矣越三歲
大歉遠近皆來受粟倍其息公視貧困者予粟不
責直娶於魏魏賢而精女紅一苧布可當一金魏
之姪侃者無賴甚先後貸公錢多猶不厭糾海賊
四十二人圍公宅掠三千金害公魏從火光中識
之亟呼曰汝侃耶負錢猶可何爲作賊侃懼併擊
魏傷手歲餘終公兄子渝赴救賊刺之飲槩渝抽
槩反刺賊斃之時公子淮公漢公俱客遊漢公歸

訟侃於官考掠死而餘黨悉逃不能得侃子女郎襲盜貲以賄結吾門欲復通婚伯祖廣文公遂爲子朝佐納其女曾大父力爭之不聽玄郎子應奎以掾史滿考且得官有知其祖父事者嘆曰是禦人者而子孫官耶未幾應奎死後垂絕有天道矣淮公贄公長子與弟漢俱遊閩清有惡公於閩清令者令逐公歸未幾邑凶賦盡逋上官督之急令窘甚問計於三老三老曰此君侯逐葉某邑人無所貸金故逋耳盍禮而招之招之而來使輸賦可旦夕辦也令如其策招公公立應之令大喜以鼓

吹導公而使其民次第爲券納公懷公笑曰自吾父子兄弟與邑人交至歡矣今有急吾固當拯券何爲哉踰歲大稔民爭負粟償公直反浮於賦高祖諱漢贄公次子也長身黑面如世所稱玄壇神者衆因呼爲葉玄壇性沉毅英果慨父仇未復衣不服采革履葛巾終其身與兄淮公相友愛買宅左畔地將築室察兄意若有望者卽中割之愛敬儒生飲食贈遺不少靳閩清有鄭仲達者孤貧好學公與遊十五年一切婚嫁喪葬皆倚辦公費且千金或謂公鄭生貧樹立未可知奈何多予金

公曰吾與鄭生誼宜爾不能靳也未幾鄭舉於鄉
教授高州邀公與俱公辭謝鄭以詩寄公曰道誼
情深見肺腑天南天北會何難洪江別去春三度
越水相思漏幾殘金贈遠踰蘇叔厚玉酬尚愧鄭
羶寒炎涼本是平生事誰向塵埃識冷官滿歸發
其橐若干金張具置酒延邑長吏文學博士及鄉
士大夫而虛左待公公至自令以下以公爲鄭重
客皆恭甚公亦不以布衣故有所屈節酒酣鄭泣
下語坐客仲達所以有今日者斯人力也不然溝
中殍矣因起觴出前金爲壽公大驚儒官貧奈何

以此加我鄭固強往復久之終不受坐客太息義
士哉世寧有若人乎後鄭官提舉歸復酬前金公
亦竟卻之公居恒嗇甚教戒子姪諄諄於勤儉乃
樂施如此沒年僅五十五遠近悲悼

仕佛公淮公子軀短腹便便然面方耳垂性又慈
良人以爲佛子遂名佛能終日危坐不動作字雖
千萬帙無一畫苟者邑令况公以巡行至其家公
庭謁令嗟異呼長者又廉得公行誼榜其名於旌
善亭歲時賜茗曆示殷勤一日公方宴客鄰有詈
公者公若爲不聞客十餘輩皆里中豪也相與怒

小人無知敢辱我公羣毆之公力爲擁護乃免其人走邑中愬公令怒若不覩亭中名乎何以汚長者痛笞之歸病死其子愬上官謂公殺之上官不察也逮公公夙昔不識公庭懼不能置對或者又謂公出罪且不測遂愈避匿亦會令遷去無爲公白者愬者益張逮益急公窘甚曾大父朴菴公公同祖弟也奮身爲公理里父老亦庚相語鄉有良善如乃公而一妄庸人能魚肉之我曹能無及乎且令我曹愧見長者乃相率百餘人詣公庭具言公不殺人狀按察使其公聞其言稍動而公亦出

重貲遺按察所親使居間按察乃好語曾大父曰吾固知而兄枉也而無奈其避匿何而語而兄第出吾能直之於是公出就理形隕然以兩人翼而前匍伏堦下按察望見卽拍案罵夫夫也不勝衣能殺人耶立柱愬者斥之出事乃解然公產自是耗矣其後又爲其義弟子廣徹所訟更四十年乃得直語具宗鑒傳中蓋公厚德有餘不察幾不逆詐躬爲德於人而躬受其螫可嘆也

曾大父朴庵公諱仕儼高祖仲子少儻奇特長軀美鬚髯玉立洪聲見者異之高祖沒公毀幾滅

性治喪一切俱豐腆襄事日四遠畢至公布席以待自堂皇至墳所可三里許漿酒不絕或言其侈公曰彼皆爲吾親來吾何愛於青蚨事寡嫂撫弱弟孤姪惟恐傷其意三分產以上者予姪中與弟下乃予子嫂有後言叔也操家久橐中得無有私乎公泣曰惟嫂命割數百金如是再三公金盡矣人謂公所以爲姪則善如子何公曰子與兄子何以異也且吾子有父而兄子孤多割固當從兄佛公爲隣人所誣訟匿不敢出逮捕急計無復之公奮然曰我在也而人敢虐吾兄手足之謂何遂身

詣公庭備受楚毒至脛骨爲削官語之曰吾所欲坐者而兄耳而母自苦公泣曰兄實不殺人卽欲罪以殺人第坐某官無如何久之竟得解公復挫五百餘金生平又好客客至酒食畱連畢歡而後去所貸與人金負久者輒焚其券產日削而行義自如嘗嘆曰財有羸縮義無存亡吾不因財而失義也宅後構一樓扁曰雲樓呼伯祖及祖語之曰兒知吾命樓意乎以青雲期若輩耳伯祖祖讀書其中公時延文墨士與游暇則登樓命觴雅歌投壺移日不倦伯祖爲諸生有聲祖輟業爲政於家

公喜曰二子賢吾無憂矣蓋優游庭戶者二十年
忽感微疾立召二子曰吾將逝矣謂伯祖汝當竟
業謂祖汝性柔良戒之在怯謂吾父汝必讀書成
吾志伯祖輩泣受教已又曰葬我必雙石山田園
在焉兒僕輩日往來不寂寞祀我必書樓高明且
密邇吾志所安也幸毋違語畢遂逝聞者莫不隕
涕葬日遠近來赴執紼者千餘人

常秀公希福公孫孟景公長子也希福公之先北
支或徙或逃無存者希福公居母腹三月而父死
母占洋何氏矢志撫孤長而孑然耳先世遺產甚
厚多爲人奪去又苦賦役累有以濁醪雞黍相邀
者皆書券割與之鄉人有田園換酒餅之謠於是
產復盡而希福公至饑寒不能支則徒手鋤雙石
山荒地數畝種麥豆以自給又時往牧羊其間鄉
人憐之以公行一因呼其山曰一公山也希福公
雖貧甚而有二子孟景孟晨皆賢孟景公尤醇謹
著稱而貧如故雖勤苦力耕然皆磽瘠地無所入
豐歲亦不能給夜常令公持磁甕從余曾大母乞
湯水曾大母知其餓也輒予粥公父子恬然閉門
相對無愠色公長逐機絲爲利稍饒已乃大饒有

數千金矣歸就故居築室甚宏壯鄉里畢賀先大夫敬進吾宗兩支如左右體其半幾枯幸而發榮有辭於宗祏則公力也公曰非也往我父母貧刺骨徒餘四壁與我耳鬻子鬻室以救饑寒世人比比而我父母忍死不爲我是以有今日凡此皆父母力我何有也言已泣數行下先大夫聞之愀然動容焉公嘗委五十金於人而逃或曰此人負公請追之公曰我有金故有人負者如我向日不負人難矣誰負我哉禁勿追人以此益服公公有二子茂桂茂柯皆不嗣茂桂性慈良人詐其金俱不

問金盡復質其田園爲人貸金不數歲田園亦盡於是公之產無尺寸而孟晨公有二子長曰真仕公與公先後起亦以機絲致富埒於公行誼亦相伯仲真仕公好儒族子弟能爲儒者禮之加族人數等一弟二姪皆使爲儒一切里師修脯交游問餽之費皆出自真仕公姪文煥籍諸生更二十年而不肖舉於鄉真仕公耄且病矣猶抵掌歡笑亟召至牀下語之曰孺子舉矣吾目可瞑也真仕公再娶皆無子皆先公死以弟子茂楠嗣意匆匆若有恨也一日大怒劈其妻之主投廁中曰老嫗誤

人乃翁其若敖矣又年老不能操家家大耗鬱鬱終其身嗟夫公兄弟皆起孤窮身致數千金慕義好文所稱說皆有長者風可謂賢矣顧一困於躬一困於子不能再世享也而又皆不嗣施報之謂何陶靖節有云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可慨哉可慨哉

茂才公諱廣才朴庵公長子也長身粹貌美目洪聲聰悟絕人下筆數千言立就時里中業儒者尚少公既補弟子員屢試高等聲名日起人謂公一第無難而公殊無進取意讀書闊略取大旨而已

不甚鑽研每就試所課經義皆忘其傳註第以已意揣摩爲之往往懸合年未五十卽謝諸生業以例給冠服稱儒官日與弟贈通議公詩篇倡和相娛樂鄉里望之以爲偉人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盂而顏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已與贈公偶拜已呼子寵公及先大夫與家人旅進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臥其中戒勿歛歛苦我也頃之若

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偶句而爲我書之
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化降生任重尚慙
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逝矣異哉公曠世高才不
欲竟其用意固有超然者顧獨屬望先大夫每語
之曰顯吾世者汝也先大夫舉子晚公當屬續指
堂前燕巢曰汝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
蓋未幾而不肖生嗚呼公何以神明至此哉先大
夫居恒告不肖汝伯祖非常人疑有宿世因如其
言徵孺子殆有尺寸乎因具道其臨沒時奇異者
如此也

大父贈通議公諱廣彬字大宜別號月窻朴菴公
次子也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
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
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恂恂謹樸若無
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卽走匿
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
大小皆笑公怯公恬然安之久之人皆化公德無
侮者先世客閩清邑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
謝生亡矣曾大父憐其孤也蠲息予之曾叔祖繼
往復徵息謝唯唯以其半歸公公曰父蠲之子受

之耶違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時公年十四耳
人已徵其識操曾大父聞之亦喜甚曰真我子也
曾大父病公日夜籲天祈以身代及沒幾不勝喪
既葬搆小樓於居左扁曰永望又作終慕軒奉曾
大母居焉厠浣滌必親曾大母沒公六十餘矣
毀愈甚而先是大母沒公年未艾竟不再娶事伯
祖如父伯祖產落以公稍饒時或求多公惟意是
從不少靳伯祖遊吳楚公每當食嗟念或至輟食
比歸則張筵上壽爲詩以志喜橫嶼鄭十者嘗貸
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之有謾語公心不

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
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
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炷真人祠
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蓋踰年
而不肖生至今典祠者能言其事不肖自翰林歸
過其地鄉父老猶來索錢供香火曰毋忘神庇也
歲乙巳大歉公買粟於福安館人利公金鎖公臥
所招鑛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
夜達旦公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
飯鑛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公福人不然幾殆

公笑曰有命其襟度如此晚年學問益深與伯祖
及里中友人薛公廷宣等結社談詩嘗自題月窻
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低月下明坐向中宵
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扃又曰小構幽窻與月通
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靜對明蟾獨
省躬他篇什甚多皆心得語非漫吟者不肖五六
歲時依公膝下公教之誦詩夜則挾與俱寢從枕
上口授經史以覆諸善本無一字訛者壬申歲不
肖年十四補庠生爲邑令南陵許公學使廬陵宋
公所賞識公喜甚與賀客酬應不倦然常喜熟寢

父請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
將死有鬼物大妄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
根耳又天堂地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
非所懼慎勿效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
八十年來識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
些過細數吾鄉有幾人已復泣下父曰怛化乎公
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
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復臥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
冷又聞堂上客語亟索衣欲起迺忽謂父與不肖
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生平無一事苟且無一

語不由衷無一人不信公愛公鄉里田產賦役及折券交易米鹽瑣事年歲久遠者皆能記憶有爭事疑事輒問公公詳言其故無不立解服其信且精覈也居家儉素非對客不飲酒不食肉終身惟服二布袍沒時猶整潔如故課僕力耕而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觸僵仆父恚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饑牛饑則無以耕是廢農也不可不慎歟不肖今所憶書猶有公飯牛時教授者於乎公之醇誠惻怛通於幽明大德細行兼修無

闕真司馬君實陳仲弓黃徵君之流巖穴弗彰惜哉以父貴贈奉直大夫廣西太平府養利州知州不肖爲南京吏部侍郎再贈公如其官

廣仁公仕俊公次子性最純實力嗇作勞不妄求取配張氏故富家女頑愚好飲食烹鮮刺肥日無虛晷公不知知亦不能禁也以此傾其產嘉靖乙巳歲大稔餓殍相藉公不能自食先大夫亦窘常損食食公久之公慨然太息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况此饑歲人不聊生而以我故損食我奈何愛七尺軀重爲人累哉遂獨身去無知者跡之不能得

竟失所終先大夫既貴又不肖登第與家人道公
事輒欷戲涕泣曰嗟乎吾父子受國恩飽煖矣
而當時不能活一從叔使殍死也雖然叔不去亦
必不殍彼其輕七尺軀而不欲旦暮寄食以延其
天年推此志也鮑焦爰旌目奚讓焉公沒若干年
諸孫多成立振其家

朝寵公茂才公子貌魁偉讀書成誦卽終身不忘
少與先大夫同學爲文章甚有才情而公意厭之
操數百金客楚之荆襄稍稍從俠邪遊久之不歸
金亦盡茂才公躬往督之乃歸公既喪其資斧不

能遊於是以其舊業教授里中兒佔嗶之暇肆力
詩章亦復斐然鄉人以公文藻且家世儒者尊敬
之先大夫別駕江州方迎公官舍而公沒矣公初
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
山林復與妯娌日鬩爭公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
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爇我我避之
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
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
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公日扶侍爲理出
其蛆死而哭之慟厚歛之可謂篤於夫婦矣

考府君諱朝榮字良時號桂山童齷卽好讀書贈
公以獨子不欲使業儒常抑止之府君修業益勤
每挾策出經歲乃歸弱冠補諸生滯學宮三十餘
年其後督學京口姜公奉新蔡公皆拔冠諸生嘆
息其淹屬

莊皇帝登極詔推擇郡國子弟人成均蔡公乃以
府君應時年五十四矣旣卒業丁贈公艱服除謁
選得九江別駕主督賦潔已恤民逋賦畢登歲入
白下掣通關盡卻例金往返無所問遺郡有權關
故事以丞佐爲司關者主進府君嚴鍵閉慎出納

分毫不緇省舟緡無算已有墨使者至遂謝不往
使者敗多所波及府君矚如矣江州五邑府君嘗
署其四其在瑞昌彭澤最久瑞昌有灤河湮不治
徙而嚙城邑人苦之府君亟策疏瀹又于下流鑿
新河殺其勢水遂歸故道而風氣亦完邑科第曠
七十餘年是歲府君所取士李汝祥遂舉於鄉彭
澤城垣久圯府君下車慨然曰茲邑江省門戶而
保障闕如誰爲緩急者卽鳩工繕築不數月城成
府君每興作皆躬自循行旦暮不休又日聽斷其
傍以贖緩佐工故費省功倍二邑人德府君至今

尸祝之語具祠碑中在江州滿六載擢守養利州
州故土司改流官未久百事草創府君至始築城
建學鑿陂塘墾田導水經畫荆置赫然改觀暇則
與諸生談說經術文章又多建鄉校歲割俸金延
師課鄉子弟時躬往督勉告以綱常大義父老相
扶携來聽莫不向風至蠻夷君長亦欵關受學州
俗一新夷於中土矣滿考 褒贈如令甲遂力請
解組業戒途疾作不起士民巷哭奔走請當道爲
祠祀府君春秋俎豆外瞻拜不絕閩學使者亦從
諸生請祀府君學宮府君生平淡泊勤苦絕無他

嗜惟以讀書窮理爲務四書五經及性理綱鑑皆
默誦如流至老無一字遺忘尤精於說詩常自言
吾說詩不在文字於治亂興衰之故燦若指掌卽
五經奧義具在其中苟有用我舉此可行也故其
言津津有味每有質問卽旁通曲譬累日夜不能
窮聽之疊疊忘倦居官公事畢卽坐小齋中呻吟
咿吾至夜分乃輟母氏常笑府君尚欲舉進士科
邪何自苦乃爾府君應吾非此不樂何言苦乎其
學務躬行積累不求頓悟當官孜孜爲民不啻其
家所蒞雖止數月常爲數百年計糲食布衣出入

多乘馬或步行盡捐輿夫直爲興作資佐郡守州
十餘年沒之日子姓俱不在側諸僚佐檢其囊惟
敝衣數襲書數函而已所教授鄉里後生爲諸生
者至二百人登科甲者纍纍誠詔不孝孤書至數
萬言皆勉以勤苦立身而要歸在誠曰一不誠則
百美莫贖吾平日學問止此耳方中年喪吾祖母
哭泣不絕聲間往授徒講誦畢卽走入空山大哭
乃歸以此鬱鬱得奇疾無能療者將革見一星冠
神降空中授方服之立愈後倭難流離神降者再
竟得免語具神惠記中在養利日有伍州幕女死

復甦曰適至一所若世所稱城隍祠衣冠而南面
者太守邪幕驚訝秘不敢言未幾府君沒論者謂
府君居恒自盟無一事不可告於神其沒爲明神
不誣矣同郡大司馬吳容所先生稱府君爲真古
人司寇謝繹梅先生又稱府君爲循吏爲醇儒而
惜其用之未究斯其爲知府君哉所著有詩經存
固四書述訓瑞芝堂稿俱行於世

孝子向永余異母弟也余母甚愛之弟亦戀戀過
於所生質稍鈍讀書百遍不能成誦然綜理家事
輒井井父兄有命無不盡力余爲諸生課時義日

數篇成則弟爲書之冬月嚴寒人皆縮手弟操筆欣然或至深夜無厭倦色余謂作字勞得無苦汝弟曰弟不能讀書以此佐兄甚喜何苦爲父守粵西家人不能從弟時思念涕泣奮欲往省時婚纔三月或難其行弟曰親在萬里外吾能枕席安乎且伯兄守官仲守家而季尚幼我而不往其誰往也遂行抵粵西勞苦甚又觸瘴毒遂病病中猶時呼余不置不數日死矣傷哉弟幼時患痘已死將棄之忽復蘇意且有後福又醇誠孝友根於天性不宜夭而竟夭也天其謂何余檢父牘稱弟篤行傷之甚欲與林家姊共爲烈孝祠以祀今尚未及爲葬祔父墳從弟志也欲爲銘銘弟亦中輟蓋余念及弟輒泫然流涕不忍文焉而聖及弟

贊曰吾宗世德所得而具論者如此皆舉其灼然者若鹽鐵行省已隔異代其遺事雖有傳聞不敢書也惠安之支相距幾三百里耳目疎矣雖有賢者不盡書也要所稱述亦足光譜系而訓來昆矣後之孫子尚念茲哉

不夫也言邵長女余曾大母也少讀書知大義年

笑對之終于尚念茲婚 佐兒其喜何苦為父身
 賀者不盡書也要泯蘇我亦以夫請糸而暗來具
 類書也惠安之支卧强幾二百里耳目刺笑雖亦
 然昔昔盤盤行省日副異外其費事雖亦軒閣不
 贊曰吾宗世世無泯何辨而具備昔咬北昔舉其以
 念父羊解茲然流弊不及文燕 幼時思在日
 為義所父贊於弟志也始為難難弟亦中難蓋余
 謝之甚始與林家林共為原奉麻以派今尚未及

家譜內傳

自劉向作列女傳史家因之壺範章矣乃笄黛
 者流行不踰闕非耳目覩記而湮沒弗彰者可
 勝道乎吾宗先世婚嫁多名閥賢婦賢女代有
 可稱至林氏姊益夙絕矣此皆吾宗所視以輕
 重盛衰也庸可忽歟書之庶將來者勸焉

何氏占洋何眷女配仕傑公公卒時何年僅二十
 三矢志撫孤大節凜如壽至八十二終

郭氏玉塘郭袞女余曾大母也少讀書知大義年
 十八歸曾大父朴菴公公寡嫂孤弟曾大母奉

之甚謹曰吾不及事舅姑嫂叔舅姑之遺也敢不敬歟伯祖茂才公爲儒多致賓客曾大母治餉具甚精辦一日客以薄暮至廚空矣徒有一伏雌執而烹之家人謂酉不殺雞不聽曰豈可拘忌而簡客哉年老獨居一小室或出至堂中族婦女皆整衣肅拜曾大母則命坐爲談說人家興替所由要歸於勤儉孝敬聽者無不竦然聞其聲卽相戒勿妄笑語伯祖有妾以微故抵觸曾大母怒不食伯祖跪牀下數日爲謝終不能得立去之乃食其巖峭如此

林氏逕江林廷豸女配廣德公性婉順孝敬與公相莊自少至老無違言出語必柔聲和氣人不得聞卽臧獲不妄詈有譴訶亦從容發之未嘗疾言厲色妯娌相會皆肅拜儼若賓主有衣衫不飭者不敢見也其餘範遺徽至今人猶能述之卓然女流師表也

贈淑人郭氏澤朗郭公元明女余大母也歸贈大夫月牕公時曾大母未五十卽委以壺政淑人事之甚恭至老保護如嬰兒嘗曰慈幼日長供老日短人或愛幼子而忽老人何哉曾大母病痢淑人

朝夕視其惡曾大母嘆曰新婦賢孝報爾在子孫
矣家故殷也而淑人於織紉春汲事事必親每教
戒家人人必有事故有兩手惟是兩手所以資口
手不可閒口不可快循是而行家乃不敗歲乙亥
所居災失亡無算宜人益勤力補塞竟以是瘁絕
憐愛先府君而訓勵不廢府君補諸生嘆曰吾有
一子欲其蹈儒行成儒名耳何必取富貴墮世網
中哉爲不怡者累日閨門嚴肅巫覡星卜一切謝
絕疾病無所禱祈將革之夕惟爲府君言平生勞
苦狀曰此事吾嘗爲汝陳之恐未記憶耳已又愀

然曰人生雖荒亂流離久當復會吾母子永無會
期且汝未子他日孫兒不識祖母顏面此可痛也
遂終年五十有七府君傷大母未登上壽又辛勤
沒世每談及輒雪涕蓋吾大父樸茂長者不善封
殖其艱難拮据以垂裕來許大母力居多至吾諸
母壹循其遺教不敢替今女婦輩早臥晏起美衣
甘食機杼聲絕至酒漿不能治豈復念先世哉吾
竊懼之矣

林氏南莊林某女配廣衍公公沒無子以兄子朝
紀嗣紀亦隨卒林年方盛誓不他適撫嗣孫乾甚

有恩愛孀居三十餘年沒時盡以遺產屬乾曰此爾嗣祖所畱未亡人謹視不敢失者也余觀世之嫠婦無子多狼籍其貲而秦越其嗣人以是語節貞而凶矣如林者可不謂賢哉林性陵諱有不當意輒詈人族內外嚴憚之然咸重其志操云

陳氏平北里埕邊陳某女配朝綱公公先後五娶獨陳最賢勤儉孝敬族無間言女紅尤精絕一時宗婦無能及者公病陳日夜籲神求以身代至減朝膳以禱公隨愈而陳用勞瘁終年僅三十一賢孝二夫人者余前母郭氏康氏也郭諱長於大

母爲女姪父彥龍公母朱早卒鞠於祖母侯稍長事侯至孝十八歸府君事姑郭太夫人如事侯晨興躬煖衣衣太夫人代爲梳洗晚奉湯盂爲太夫人浴每食視饌食已乃退太夫人甚愛之時府君已輟學夫人不善也從容語府君妾聞君才久矣何不讀書使妾他日得徼一命歸葬母以爲寵光乎府君曰吾母不欲可奈何夫人則自以其意請于太夫人不能得乃復語府君第學不必仕何傷遂治裝具糗糧促府君行府君乃奮往從師勤勵精進非竟歲不歸隨補弟子員太夫人恨恨涕泣

夫人百方慰解乃稍寬未幾夫人誕男不育因感
寒疾終年僅二十四臨革猶囑府君卒業慰地下
望更二載康夫人來歸康夫人諱秋蘭瑤峯康公
俊女歸時年十七性沉靜終日不言趾不窺閨佳
辰令節妯娌招邀有所遊賞輒辭謝儒家婦當服
勞攻苦何遊賞爲治女紅常夜分不寢太夫人喻
且休答曰秀才家在外讀書此時尚親燈火婦何
敢自逸父母家屢迎歸寧堅辭不往府君曰歸寧
禮也何辭爲夫人默然良久曰父母使妾嗣君箕
箒者以君賢能旦夕成名耳今君猶諸生妾猶諸

生婦也卽父母幸而念妾問所以勸學何狀其安
所置對君勉矣妾歸有日矣於是府君學益勩而
康家知夫人意亦絕不復迎未幾病卒年僅三十
生二男一女男俱不育女適林守定以烈旌蓋自
不肖孤有知府君業宦遊每舉二夫人事輒傷心
太息曰微二夫人誰成吾於儒者已又曰孺子念
之母忘前母之勞矣孤涕泣跪受不敢忘府君守
州秩滿贈二夫人俱宜人不肖再贈俱淑人
母淑人林氏內行具壙志中
曰厚者宏公女也適本里顏某顏夭而族人有觸

重法者株連死徙族遂盡厚時年二十一無所依
乃去之母家紡績自供諸兄弟憐而衣食之俱不
受日只一餐人無見其面者或勸之曰顏宗覆矣
爲誰守答曰吾守吾志何知其他年七十終族人
至今祀之

曰從貴者贈公長女適澤岐薛如岡曰從介者贈
公季女適洋平薛用溥皆余姑也嘉靖季倭難作
季姑爲賊所得欲汙之憤詈不已賊大怒斫殺之
糜其屍長姑避至三山家無餘貲力作自給遂致
饒晚年與如岡公歸故鄉築室宏麗田園多膏腴

夫婦優游幾二十年乃沒余不及見季姑猶獲事
長姑長姑子視余每就業三山輒飯姑家有餅餌
果實佳者皆藏以食余曰吾兄老矣吾能不憐愛
此兒哉長姑好施予丐者至門形容慘惡輒爲之
流涕其慈仁如此

曰默者府君長女幼失母林夫人子之余少時呼
爲姊姊甚愛余姊弟間不知其異母也姊性聰明
通經史絕當府君意適林守定守定母早死父質
卿有所嬖悍甚虐守定至死姊欲從之府君力勸
乃解然度其家不可居常懷寸刃欲自刺府君迎

之歸曰而第居此可明志何必林哉姊泣曰豈有
嫁女而依父家以終身乎府君以薦入成均姊復
去日夜撫夫柩哭質卿則陰納富人金將強擁以
行姊偵知之不復哭膏沐靚粧以待至期拜夫柩
若爲別者拜畢自刎死族諸生林大用輓云梁屋
忽成空一夜烈霜寒六月肝腸誰識破孤燈青簡
照千年邑人聞其事於當道咸嗟嘆褒異之後十
餘年學使者麻城耿公與直指公爲請於朝旌其
門

贊曰女貞尚矣若顏氏祖姑卒老吾家而林氏姊
必歸而就死所謂歸潔其身者耶要所源流自先
夫人而上內訓皎然彼此相漸爲風教首先施宗
祀非偶然矣死乃氏出穀粟而所謂堅節耳

然而遠成仇離逃亡相續遊移紛擾破產傾生
其于國家曾無分毫之益而民力已重困矣近
有就近勾補之說最稱便利而或行或格其故
謂何豈重改善章無恤患害哉吾宗成憲下最
遠三百餘年幸無失伍以憂放人行者之勞不
可下念也表此以示子孫庶幾

去日夜撫夫極哭質卿則陰納富人金將強擁以
 行姊復知之不復哭膏沐服以行至期拜受
 若為別者拜畢自刎死族諸生林大馬統云某屋
 忽成空一夜烈霜寒六月肝腸誰識或孤燈青
 照千年邑人聞其事於當道咸嘆嗟異之後牛
 跡非斷然矣麻城耿公與直指公為請於朝族
 夫人而土內階趙然斯此卧漸為風燎首決武宗
 必體而諒張祖體其良善非翼祖然自去

家譜宗伍傳

國初摘民充伍用戒戎作其後軍政廢而召募
 興矣兵出死力民出穀粟而所謂軍者堅匏耳
 然而遠戍仳離逃亡相續追呼紛擾破產傾生
 其于國家曾無分毫之益而民力已重困矣近
 有就近勾補之說最稱便利而或行或格其故
 謂何豈重改舊章無恤患害哉吾宗戍塞下最
 遠二百餘年幸無失伍以憂族人行者之勞不
 可不念也表此以示子孫且識吾臆焉

宜興公七世孫曰大者以洪武九年摘充鎮江衛

軍籍名葉大郎大郎死不嗣行籍勾補時族人多
遷徙其存者又竄入他籍獨康公宏公兄弟二人
當行而宏公幼父母戀不忍割康公慨然曰我不
可以憚役憂我父母且我長也我固當行於是携
妻子赴役未幾調龍江右護衛荷戈之暇輒誦說
詩書忠孝大義其曹偶皆傾聽悅慕之康公沒季
子貴公嗣 文皇帝入南京下令軍中予我者左
袒不則右貴公獨右 文皇帝怒命斬之已而曰
此義士也其爲我備北邊乃徙戍懷來子孫遂世
懷來爲老家屯田產亦蕃至有牛數千蹄羊數千
角矣然以遠故聲問絕而其時淮公父子以富名
諸惡少年屢要挾不遂則恐喝之汝家軍也何得
久連淮公無以辨則腰百金與所善者林確疾走
懷來訪之相見歡甚解腰金爲贈辭謝數四乃受
留月餘歸惡少乃罷不敢言而自是懷來軍每十
餘歲輒一來視族人族人輒斂錢爲治裝更相飲
食畢歡而後去諸兒童輩皆呼之曰軍叔也嘉靖
乙卯後倭難流離族人多貧困軍叔來而意憐之
曰我奈何復以橐裝累族子弟哉且爲是僕僕道
路也遂去絕不來蓋貴公之後獨賢矣貴二子長

全次勝全亦二子長京次恕京三子長佛受餘皆
失其名而當貴公移屯時康公有長子壹次子貳
畱居鎮江其後有仲輝者以孝廉同知吾郡嘗一
至雲山展墓去今亦不相聞
贊曰昔在天造飭武又毗君子于役往矣弗繩誰
其嗣者則有友兄義代弱弟駢駢其征一傳而季
壯激靡櫻翠華旣遜右袒昭誠 帝曰忠哉昇捍
北庭黃沙曠絕披斬榛荆光茲尺籍有邈宗英

家譜宗鑒傳

國家成敗禍福觀之已然者而可見矣故曰殷
鑒不遠國鑒於國家鑒於家小大雖殊其致一
也吾宗先世無大闕失聞之祖父有一二事可
傷心而變色焉存之以示來許亦前車之義也
尤溪有林阿環者妻池氏名玉娘生子烏弟阿環
死時淮公以獨子謀置貳或言池氏宜子遂納焉
并携烏弟來烏弟狡善伺人意事淮公及佛公皆
得其歡心於是佛公呼之爲弟更其姓曰葉而名
之曰佛勝言勝已也鄉鄰慶弔往還歲時宴會皆

使佛勝代久之鄉鄰人亦以爲佛勝者佛公骨肉兄弟也佛公旣自有五子又爲佛勝娶郭氏亦五子皆講昆季禮每出入肩隨踵接濟濟然矣而佛勝之子多黠慧佛公子取醇謹耳智數不及也或語佛公此如養虎行將噬人佛公不應比析產所分與佛勝子財物不能當已子於是佛勝子廣徹等大闕我父淮公子佛公弟我何以減產訟之官官不能辨也令割產子之遞割遞訟又會有同知某僉事某者其冒姓與廣徹同力左袒之佛公愈絀諸子又不善訟無如何徒憤悶結塞相對嘆息

耳未幾佛公沒次子廣徹乃奮與角稍得直而廣徹等復株引他事告訐無虛日最後按察某公廉得其狀大惡之嚴逐廣徹等使別居事乃解廣徹公蓋以此終其身而佛公之產十削七八矣已又有仕仲公事仕仲公早歲甚貧以織儉勤苦累千金再娶皆無子買妾莆田居三月生子伯祖茂才公爲名曰勃或問其義茂才公曰謂其勃然生耳勃長仕仲公甚憐愛之飲食衣服務美好適其意勃亦不自知非仕仲公子也仕仲公死姪廣道逐勃奪其產勃訟之官官謂廣道曰勃雖非而種而

伯父子之久奈何驅之吾意欲中割產以半予勃何如廣道不聽訟積歲兩家產俱盡廣道勃亦竟無子勃老傴僂且窮困灌園自給宗人指而相告曰是蚤歲嘗鮮衣美食學游閒公子者也又曰是仕仲公之假子坐此破其家者也先大夫嘗言使仕仲公不子勃而子廣道或愛勃而稍以貲給之聲其非子分義素明爭何從起若是則嗣可延家可保也而溺螟蛉之愛不早自割至於顛覆悲哉雖然彼猶爲無子也欲以有子名也乃淮公有子矣子多孫矣何愛何利於他姓之孽而卵翼之以爲子孫憂哉此不亦長者之過而闇於慮事致然歟或曰此非淮公意也蓋佛公爲之夫佛公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已者也

論曰廣徹五兄弟子孫十餘人稍蕃矣今無存者余猶見徹長子朝瑚英豁人也與先大夫善蓋深悔前事矣瑚妻亦善人有三子移居董坪人咸尊敬瑚稱爲葉先生云先大夫嘗與余過其居瑚父子歡喜奉觴進食甚恭然先大夫私竊嘆曰瑚必不昌是其先背德多矣蓋未幾而三子皆夭死瑚與妻繼之徹後且盡天道神明如此哉

卷之十五
三十四
琚公兄弟十餘人以洪武間摘充南京武德衛軍
每踐更輒物故諸兄皆盡至嘉靖末遺孤僅數歲
乃改戍福州衛今其裔不數人自爲戶應軍役而
琚公後遂蕃今折七戶曰南厝民戶曰新厝民戶
曰後厝鹽戶俱隸六圖曰上厝民戶曰北頭民戶
曰北頭鹽戶俱隸五圖曰利廳鹽戶隸二圖合之
近百人與吾家講宗禮慶弔往來最密在吾居之
後而稍左者曰師厝以其業巫祝俗稱之曰師故
曰師厝師厝亦葉姓八戶曰公俊曰榕郎俱民戶
隸六圖曰仕美鹽戶曰思謙民戶隸二圖曰仕清

曰仕榔俱鹽戶隸三圖曰保渴民戶隸三圖曰伯
琳鹽戶隸六圖合之亦近百人其先世不能詳惟
公俊之先相傳謂自泉州廣孝寺來其居正當吾
祖居之背門前有井曰官厝井蓋吾家鹽鐵所熬
今爲所奄有此與師厝附麗爲宗者而伯琳所居
別名垠下亦非其種最龐雜矣在吾居之右而稍
高者曰前宅其地故林姓曰上庄林今遷化北里
而葉氏居之戶三曰世敬鹽戶隸五圖曰德立鹽
戶隸三圖曰邦佐鹽戶隸二圖德立邦佐爲一族
甚微而世敬之族分居山西後折三戶曰瓊瑤曰

洪江曰魁榮俱鹽戶而瓊瑤魁榮六圖洪江三圖合之可百餘人多治梓人業又有別戶曰有賢附山西在吾居之右而稍前者曰薛厝其地故王姓而薛氏自里之東薛來贅焉未幾王氏絕并其旁麩店葉氏皆歸於薛薛氏軍戶而方陳二戶共之族可三四十人其顯者爲薛逢弼以尤溪弟子員貢爲會同訓導遷枝江教諭歸教諭弟逢吉從姪廷光皆諸生廷光已釋業時稱詩古文辭有可觀者此數家皆吾密鄰皆共社社有祠以奉土穀神又有天妃宮創自勝國初年凡再修再圮地亦再

徙今復故基稍宏壯語具余記中山西故共社然其人衆而囂每歲時迎神報賽爲社會輒使酒罵坐甚至鬪鬩鄉人苦之頃社祠圮更築父老議不歛山西一錢擯不與會山西亦自創社不復來會社會之免于紛呶自分社始也而薛氏以在吾居右有所繕築形家謂白虎強不利屢相口語後兩家各悔前事相與講爲盟約築室毋過高毋壘土于堤自此懽然子弟文酒往來無虛日葉薛之大睦自講信始也往鄉人以元夕設醮天妃宮大張燈少長皆聚酒食誼譁因生得失吾祖父乃戒子

弟元夕則自爲醮而諸鄰共爲醮如故吾宗醮于
家諸鄰醮于官元夕之分醮自吾祖父始也凡鄉
葉姓者居恒稱叔伯兄弟至燕會則微論門地門
地劣者不得坐首坐以此日有爭後遂不共席矣
余家居與之爲無町畦鄉人亦稍無町畦雖不能
盡忘然已油油然矣鄉鄰之不爭席自余家居始
也鄉故有苛禮每相過從則具濁酒刻木爲菓置
案中客主相獻酬毋慮數十揖乃飲飲僅三杯屬
方沾而腰已折矣余甚苦之頃乃與約非別久而
會毋具酒卽酒毋立飲毋獻酬促膝命觴適意而
止鄉人遵之至旁近他處皆然飲酒之少拜揖亦
自余家居始也當國初時吾里文風未暢其始爲
諸生者則盧亨鄭禮薛德廣而吾伯祖繼之伯祖
旣以青衿知名鄰人重之始相率向文學于是有
薛逢良葉惟仁近則葉旻而逢良傳其弟教諭連
綿不絕惟仁亦績學惜早夭今其子尚讀父書吾
鄉之業諸生自伯祖始也蓋自余有知二三十年
間鄉之習俗稍稍變更昔質者今或文昔繁者今
或簡昔合者今或分昔踈者今或密因俗順流亦
其勢然耳其至今不變者人好禮畏訟非徭役不

家譜宗戚傳
識官府非衣冠不相過從尤惡盜竊有匿者公共
執出之其人亦愧赧不敢齒于衆蓋吾隣習尚槩
如此也自鄰外去吾居咫尺誼與鄰同者北則占
洋何氏南則北山陳氏坂頭薛氏西何何氏又其
南則王楊二氏而占洋何氏族最大與吾家婚姻
世世不絕

家譜宗戚傳

隋季良謂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諸解九族者
或云母族三妻族二或云姑姊妹之子女子之
子皆在其中然則親戚亦可言族也吾鄉俗厚
而尚戚一通婚媾世世綢繆中表往來齊於昆
季矣夫伐木歌諸父而卽及諸舅親親相及母
間異姓吾鄉其猶行古之道歟吾故擇親戚中
善惡較著者數人附列于譜蓋云此亦族耳法
戒均焉其他尋常姻婭所不論也

郭公孔陽澤朗人余祖母舅也父曰元明生二子

公其伯也性至孝好讀書至老手不釋卷對客談書史述舊文一字不爽愛弟如子愛先大父如弟大父有所適公必與俱時詣吾家則與大父同寢終夜談笑欲別則依依不忍去大父倚公甚于同氣公沒而大父痛哭者累歲公有子大梁棄儒爲掾貧困以死郭氏世衰矣而當公在時吾大母已先逝先府君常嘆曰舅卽母也母沒舅存存亾之感旣在身前舅沒子孫微興衰之感又在身後能不悲乎余聞府君言公甚詳其槩如此焉

郭公尚達孔陽公從弟余族兄乾其壻也公少而剛介嘗讀易至澤山咸曰君子以虛受人因號澤山爲舉子業不就改就掾執役藩司以潔廉無害稱役滿赴部選刑部都吏容止詳雅曉暢法比時潤飾以儒術大司寇某公稱之曰掾秀才也何難進士舉哉謁除得任丘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公嘗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凜有司直風惜位卑耳以憂歸除服補雩都復爲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之譽轉大冶主簿大冶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得除日輒棄去公時行令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錙銖無所取至饗餐不給部民有

餽白粲者嚴却之民苦請非敢溷公不忍公貧耳
公曰我貧尚有祿爾毋慮也歲荒邑多逋賦公坐
奪俸民間公奪俸更相責讓曰吾簿無俸不餒死
耶何不自勉而累賢簿為日夜輸納課更以最南
湖張公每見公輒曰吾見子恒有愧心任久不調
力告歸邑人追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為祠祀之郡
守吳希賢贈以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
一寸丹抵家囊無十金無半畝田衣無寸帛糲羹
蔬素常不充腹意恬如也所居災短褐敝縕俱盡
族人有為河源尉者積金錢巨萬以衣一襲遺公
公不受卒饑寒寄寓以死臨沒謂二子曰吾作官
二十年無分寸遺子孫慎毋假貸治喪以累汝也
公家以掾史興者甚衆獨公最清白先大夫謂公
有陶靖節風余近者過公之子見環堵蕭然面有
饑色為之感慨因書一聯云濱海村落許多此處
具衣冠家文物吾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吏子
孫於乎此可以觀公矣

薛鳴岐者余長姑子也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卽鳴
岐少頑獷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
三山貿易為生饒機變射利如隼不十載累千金

駭以驕奢妻俞氏伎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鬪鬪母從傍解之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岐挾利劔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卽屠若家父無如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夢一道人語之曰汝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殺死大小長溝盡沒汝金今作父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久矣遂罷不復訴不數日鳴岐疾作遍體如刺號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先府君往視方入門卽呼舅救我府君曰何方可救曰與我死卽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妾遺腹生子未週歲亦死遂絕不嗣而如岡公收其遺貲歸故居與吾姑皆以安樂壽考終贊曰郭公以掾史卑官勵羔羊之節至躬無一縷而不欲受衣于匪人彼誠有所重也今厚祿尊官而好自潤苟然于取予者豈少哉何以輕雜流也鳴岐究凶德而賊天常當世猶難況夙業哉可爲處骨肉者鑒矣

蒼霞草卷之十五 終

蒼霞草卷之十六目錄

先母林孺人壙志

亡女壙志

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

敬菴先生墓志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戶部尚

書震峯張公墓志銘

雲南鶴慶府通判少南吳君墓志銘

奉政大夫吉府左長史天池謝公墓志銘

徵仕郎媿泉許公偕配林孺人墓志銘

封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簡庵湯公墓志銘

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政燮軒林公墓志銘

文林郎虞城知縣率菴顧公暨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詹公神主碑銘

明奉政大夫吉安府同知警齋林公墓志銘
奉政大夫通政司左叅議元冲李公墓志銘

明工部鄒水司郎中二岑茅公墓誌銘

蒼霞草卷之十六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先母林孺人壙志

不孝孤以萬曆辛卯年十二月十三日酉時葬母林孺人于羅灣山之原從先大夫桂山先生兆也葬宜有志有銘宜請諸名公大人不孝孤見世之稱婦德者語率沿襲侈艷無當情實而吾大父農而儒吾父儒而農吾母周旋艱辛其事又瑣微不足以及瀆名公大人之聽不孝孤是以勉抑哀腸披淚次其大略以藏諸窀穸示後世勿忘吾母化北

里上井林翁壽女也吾前有二母郭宜人康宜人皆事吾父不久連舉子輒殤父多病又鮮兄弟大父甚憂之中夜徬徨泣也吾母歸而舉不孝孤時島夷肆虐海上居人奔竄母逃之外家適彌月俗謂女誕其家者不利諸族人共驅母出母皇遽出依敗厠頽垣而生孤故孤少名曰厠示艱難也大父父聞舉孤甚喜父從風雨中簑笠持豚蹄雞酒來餉未浹日夷復大至母徒步抱孤出避屢爲賊所窘與大父父相失足盡痕不能行匿叢薄中賊屢睨其旁而孤又呱呱泣母輒祝曰天乎兒之有

成立也止勿啼輒祝輒止如是者數四已復迷夫道至海隅旣無復之會潮退履泥淖行十步九躓海水鹹嚙膚盡裂痛楚欲死顧視前後婦人負兒者悉棄去獨身逃或謂母夫人命在湏臾而襁負不舍何也母不應最後窘甚一老父過而呼曰媪乎事迫矣盍速行吾爲若負兒先趨約至某所還汝母曰吾夫年幾五十而有此兒寧俱死不忍棄諸道路之人適大父在旁恐賊至兩斃勸如老父言母乃強聽匍匐行至某所則老父已先待矣問姓名不答遂去居東城東城迫隘避亂人稠母論

米珠草桂卽飲水泉竭晨起出汲井中之指相拿
如蝟母以夜分興躬提甕取水半雜污泥家十餘
口每餐僅升米糜而食之母最後視盂中空矣竟
日常枵腹終不言饑益又更五載而倭平骨肉生
全返故居室廬蕩盡田園荒廢母力任操作婢僕
皆督使力耕盛暑必自炊爨家又無薪燒草根作
麥飯徧餉家人從釜隅蒸梁稻少許飯不孝孤勉
就外傳已復煮粃糠雜和麥飯飼雞豕竟日不得
休突煙薰涕下承睫冬夜嚴寒治蔴十指爲裂時
孤稍有知見之心傷母于于然安之也大父旣早
失大母父又多出授經母所以事大父極恭順大
父性儉戒家人毋進肉母買所織布得金間數日
輒市斤肉進之大父怒何忽忘吾戒乎母詭言此
妯娌所遺義不可卻再三請俟大父霽容舉筋乃
退撫三庶弟愛埒不孝孤先大夫判江州及守養
陽孤備員史局父子受祿公家大父大母前二母
皆以父故褒贈大夫宜人母無改故操蔬食布衣
恬然自適孤強進一肉輒以予諸孫曰吾口中久
不甘此味兒母苦我製一綈衣跪請服母佯爲一
御旋已襲之曰吾生前分布素矣畱此爲百年需

且母更累汝也寒暑張一紵幃已百紉不孝孤請更之曰此汝父所遺汝忘若父乎孤泣而不敢更孤既釋先大夫服當之官請母與俱不能得遭迺不發母督之嚴業已違尚書期矣乃強偕孤行方再舍堅欲歸曰我頭岑岑也恐跋涉冒霜露以憂孺子汝行矣使汝備官而務恤其私又以我爲辭我何以見汝父地下汝若重濡滯也勿見我孤不得已泣而別然而躊躕趨趨南望咨嗟鬱紆侘傺而不能一息寧也嗟夫嗟夫誰知孤入都之席未溫而母之問遽止哉母別後益強健躬課農業米

鹽必親生平苦脾痛至是亦減晨興視園蔬歸倦而臥再越宿遂終族人駭訝實萬曆庚寅年十月十八日距生嘉靖丙戌年三月廿三日得年六十有五不孝孤念古今稱女德者不乏人矣未有如母之辛苦焦勞流離顛沛出萬死一生以相吾父而亢吾宗者也昔陶母斷髮柳母丸熊皆能成其子名母賢類二母而勞苦過之孤不肖媿死矣而母性尤慈仁好施與簪珥皆分戚黨之貧者至罄篋無吝生平未嘗笞奴僕孤或加笞輒詬怒損飲食時告孤避亂時事曰全吾母子者老父哉惜哉

失其人也慈能勞貴能思儉能施沃能勤母實有
焉沒之日族隣知戚下迨臧獲莫不歔歔泣數行
下也孤同母惟一妹弟向亮向永向亨皆庶母林
出孫男三成學成敏成昌孫女六婚嫁聘字具先
大夫誌中不孝孤摧裂之餘何能述母德萬一姑
具其槩若此不敢溢片辭以蹈夫世之沿襲侈艷
無當情實而媿幽明也因僭系之銘曰 面大澤
負重岡趾陰首陽鬱鬱蒼蒼中有哲人息于其鄉
誰之偕行茲爲吾母林孺人千秋萬年之藏

亡女壙志

女名江余第三女也俞淑人出余庚寅北上至浙
江女生因名焉抵京不三月以先夫人憂歸時余
妾有子長于女一歲女雖孩提卽知相親愛兄妹
嬉娛余顧而樂之釋服北上妾子與女皆病痘而
妾子殤女時五歲能慟哭聞者傷感余貳南宗伯
俞淑人歸送次女還方家女隨余赴畱都時方十
歲不戀母而戀父人以爲奇居兩載余以祝 釐
竣事過里中踰歲當之官行至劍州意中阻具疏
請告女謂余父年未艾奈何遽乞休且一室如斗

經費苦不給何不借官舍以安身資薄祿以糊口也余不應復以意告其母及余妾相與牽挽余終不聽棹至白沙余往遊雪峯女與家人先歸余後五六日去家一舍聞女死矣余驚悼欲絕詢余室則謂女在白沙已有病第戒家人勿令父知父方樂遊恐以我縈念也而余妾又言女歸卽沉篤日握妾手與語謂病必不起又太息曰吾父不歸吾殆不至此嗚呼傷哉女聰慧有至性或時戲弄余戒之卽止余室或與妾有違言女輒譬曉其母且深以爲非有餅餌果實佳者輒藏以遺妾其死也余妾哭之甚于其母卽余不德殤子女多矣未有如哭女之甚者也女許余同年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材之次子某林公卜兆將迎女喪而告余曰吾爲壙者三左以葬而女虛其中與右俟吾兒與爲吾兒室者百歲後合焉余惟嫁殤非禮然有可以義起者且女固林婦也庸何傷遂諾林公之請以萬曆三十四年二月某日歸女喪于林墓于某山拭淚而志之女生庚寅年某月某日卒壬寅年某月某日年僅十三銘曰汝舅葬汝父銘汝有歸魂魄寧不同室終同穴百千秋誰短折

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
敬菴先生墓志銘
近世言理學者多挈一事為宗其名曰橛柄又多
厭薄經常直明心體一切世法皆以為纏繳而盡
黜之其名曰超悟德清之許先生不然曰學者貴
實地貴真修以程朱為階以孔孟為的此悉邪
也蓋自墮萬以來道術陵夷浮淫煽惑非先生以
一人挺然防其潰而障其瀾將舉世靡然趨之不
復知正學矣先生之官遞起遞躋其人品行業在
人口吻者亦遞晦遞明然至今日而無不稱其為

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
敬菴先生墓志銘

近世言理學者多挈一事為宗其名曰橛柄又多
厭薄經常直明心體一切世法皆以為纏繳而盡
黜之其名曰超悟德清之許先生不然曰學者貴
實地貴真修以程朱為階以孔孟為的此悉邪
也蓋自墮萬以來道術陵夷浮淫煽惑非先生以
一人挺然防其潰而障其瀾將舉世靡然趨之不
復知正學矣先生之官遞起遞躋其人品行業在
人口吻者亦遞晦遞明然至今日而無不稱其為

君子爲真儒至制詞亦云得鄒魯真傳先生之
論定先生之身沒矣豈不惜哉先生諱孚遠字某
號敬菴故世稱敬菴先生其先叔剛在國初卜
居德清山叔剛生昂昂生璿璿生宗明宗明生輔
輔生松先生父也爲諸生以文行著名後以先生
貴封吏部郎配沈宜人有五子先生其伯生而凝
重有至性瞻視不妄十三補邑諸生督學薛方山
先生試第一二十四舉于鄉長興黃令爲舉主宴
諸門下士酣甚先生愈益恭令拊其背異哉許子
將分孔廟一席地耶比計借衆皆有請事先生獨
否令贈以乘車下第歸館茅鹿門先生家茅先生
故豪于文然心折先生謂其文言言語錄也已稟
學唐一菴先生聞討真心之說進修日勵壬戌成
進士與李見羅萬思默二先生爲同年懽然相得
切磋于學問先是御史大夫張莊僖公嘗招客客
未登筵相與譁先生與李萬默然已心相重矣同
邑蔡司馬白石稱先生爲一佛出世謁除得南虞
部權龍江關督瓜儀河道皆有廉能聲在儀集羣
士及四方學者會講資福寺楚人何心隱從其徒
數十人借所善朱某來謁語次及唐先生朱曰家

數小耳已語先生孔子匹夫爲天下萬世師今之世亦有孔子蓋指何也他日復倡言于會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位非君臨是斯文之所屬也人非帝王是布衣之聖人也夫聚人曰財無財不可爲聖人故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其意蓋爲海內士大夫之棄官鬻家以從何者以微動先生先生不答歸而嘆曰夫夫也市于學無忌憚矣遂絕不與通其後何敗死世諱言其學先生自虞部改南考功再調北司勳入都展覲止疋布胡莊肅公嘆曰手帕磨孤今再見耶鈇司吳公素重先生數欵語異於他郎而太宰關西揚公以年家子且賢欲相引重先生愈自匿太宰嫌之會當徙曹鈇司欲超許郎太宰持不可他郎遂媒孽其間會有閏察與太宰爭所知一二入不能得遂自司封謝病歸優游子舍盜謂吏部郎有厚橐火其居先生扶沈宜人挾寶出而獨身當盜焚灼無完膚終無所得僅以宜人冠帔及簪珥數鐲去而先生之廬燼矣庚午將起就官前媒孽者急補先生考功隨出爲廣東僉事分部海北大盜李茂許俊連倭夷訶內地嶺海大困先生發

十策練民兵豫糧餉設漕艦扼水寨據岡峒調狼
勇實省會專將領定夾攻截歸路語皆鑿鑿督兵
薄倭營以二軍倚焉諸夷迫乞降議者懲往事不
敢受先生力言無他于是茂俊等擒倭酋莊西榕
七十人以獻而遊擊宴秋元欲掩以爲功茂俊懼
復遁去先生愀然曰今茲非尺檄所能招吾當躬
往遂航海抵賊艘示以血誠茂俊感泣羅拜願悉
斬倭孽散部落爲編氓事定復建十二議降者按
堵所省軍資鉅萬論功僅賜金量移武平用事
者復修前却謫兩淮運判先生恬不介意因謁周

元公羅文恭祠有太虛無色相山氣自晴陰句抵
淮議官引濬河弛禁以甦困商給折色以恤貧灶
錘緡出納皆有主者漏穴盡窒邵生者相國客也
重于縉紳間浮慕先生來謁拒不見稍轉南太僕
丞請以數馬注殿最歲省馬戶四十萬先是甲戌
王文成爲太僕卿至今且一紀先生謁其祠爲詩
云已知道共千秋脉况復天開六甲期桃李有情
霑化雨江山無語證良知尋晉南選郎聞沈宜人
病亟奔歸以不及訣爲恨除服補駕部上謁
山陵駕部主輿馬中貴索賄不應故事當謁大璫

不往江陵相國嘗衆中睇先生曰許某耶先生唯
而出仲子歸楚索郵符如近例子之仲子請益先
生曰相君法可自壞耶仲子投其符去時江陵惡
講學先生日與諸名流如張鄧二太史輩談論不
輟太宰王公修郟史給諫波其弟某令先生爲白
之太宰不憚遂出先生守建昌先生爲守惟以正
風俗育人材爲務保甲鄉約社倉社學文廟雅樂
侑舞生一切廢墜無不蒐舉屬當度田躬履畝覆
覈歲旱步禱麻姑山雨立注 益藩治別業侵農
界民格其使者 王大怒先生亦怒多所捕繫而

徐請于王毋窮治王遂釋然新城民嫡孽爭產孽
獻之王邑大閔先生戒戢閔者而勸王歸其田事
乃解鄧孝廉元錫以學行著不見有司先生謁而
禮之與論學世兩高之晉督關中學益以興起斯
文爲已任其取士重行誼校文尚體裁擗管提命
無異塾師正鄉飲禮爲圖說戒厚葬停喪令以荒
禮速舉民胥奉令獨 秦藩諸宗不聽會以請祿
懇先生先生曰吾亦有請願公等聽我諸宗曰何
謂也曰願歸公等先人于土耳諸宗悟一日而葬
者數百家孝廉王某行甚高扶病聽講先生禮之

同鄧元錫劉元卿薦于朝 璽書徵聘亦曠典也
教既成以念封公甚上書乞歸抵家擢應天府丞
封公促之官歲稔躬煑糜食餓者江南北皆來就
食行縣築堤障高淳溧水二邑田高淳地下欲買
當塗湖灘地爲堤邑大姓持不予訟且數十年時
同郡吏部章君爲當塗令先生貽書讞解之堤乃
成又疏請發官錢萬五千緡爲旁堤高淳民祠祀
之李見羅先生以滇事下獄先生貽書當路暴其
冤被劾鐫三秩歸丁封公艱薦書日上太宰平湖
陸公急先生甚甫禫起廣東僉事大計以公廉寡
欲爲天下第一旋移粵西以通政 召入晉僉都
御史出撫閩時平秀吉猖狂島中濱海岌岌朝議
主封貢先生偵得其情形具言其廢主僭位六十
六州劫于威上下怨毒勢必敗堂堂 天朝奈何
假之名器而與之市疏上議乃格于是益蒐士儲
餉征南臺稅罷行都司及各巡司歲省費數萬緡
軍食益充乃遣間使至島中檄原義久使內應亡
何倭僧元龍來報命事且有端而先生擢南廷尉
去先生在閩撫政之暇多延見士大夫及諸生講
明理學閩人故株守紫陽緒說不敢爲高論而先

生尺尺寸寸一稟于倫常其詞旨貫穿淹洽聽者
忘倦以是多所感發興起先生又創共學書院置
膳田捐貲助文公祠風教大行矣自南廷尉佐留
樞復遣偵者龔威卿等浮海得關白殞報與前策
合人謂先生功而先生不居留都戎備單弱舟師
復應調東征先生益募士簡材官造艦分寨爲根
本計嘗代大司馬署事所用將領必推擇謀勇不
以奧援徇 兩宮災再上疏以回天轉治爲說語
皆切至滿考當赴闕以大司馬在告例不得行亡
何 徵入爲左司馬行至清源疾作乞歸其明年

大計以人言五疏堅請 上乃許家居閉戶潛心
訂學庸述作學庸支言大學攷論語述等書因管
東溟先生六龍解爲作評揭易義大綱六篇及乾
坤屯蒙諸卦示人皆深得義文周孔心法復峴山
逸老堂杖屨逍遙論文講德郡士大夫咸從之遊
嘗扁舟過錫山與顧叔時高雲從諸公以所學相
質定意甚樂之甲辰登七十其秋七月二日病脾
沒訃聞 天子震悼予祭葬贈南京工部尚書蔭
一子學使者以諸生請祀之鄉賢諸紳衿復請特
祀郡守陳君主其議五閱月而落成祀之日遠近

雲集有自千里至者先生之學初慕陽明念菴晚
乃專契程朱每言從古聖賢精一克復洗心良止
格物止善苦功密詣千琢萬磨猶恐不至決無鑿
空蹈虛懸悟超脫之理故其律身寧嚴持論寧實
雖時與高明之士枘鑿抵牾而斷斷諤諤終不少
變在畱樞日諸名碩講學多以無善無惡爲宗先
生否否人心雖無一物而實爲萬善之根本易曰
元善大學曰至善皆先聖明訓豈可以無善誣心
於是作九諦及諦解往復辨證不遺餘力今畱都
士大夫間重名行崇繩檢談玄說幻之習爲之衰

止則先生力也生平所交游盡天下賢人君子所
至聚會鯁鯁勸勉進德修業雖氣誼投洽終不標
立門戶彼此相附麗爲名高人有以小失相規輒
欣然樂受鄧孝廉嘗因會講微諷以沉默大以爲
然其爲論語述以屢空爲空空之空余力言其非
先生亦不忤也性故嚴重燕居無惰容而接人款
款莊而能和稱人善惟恐不及及門之士徧天下
有聆其單辭片論者皆自喜謂虛往實歸在都門
嘗活廣文沈某于垂斃丞應天中貴司析薪者密
饋以金先生却之或勸其露章彈治不屑也其篤

行清操如此類非一而絕口不談及詎生嘉靖乙未十一月初二日得年七十配舒氏累封宜人子二元受早殤大受娶孝廉孫弘緒女女十一孫二孫女一大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于某山走白下乞銘于余余素不知學其交先生也晚而先生顧喜余謂可與言記往者嘗從閩人壽先生謂今日之弊不患道之不明而患其不行先生首肯之今去之十六七年而世道人心又一變矣吾又患道之不明也夫三代以上傳道以心三代以下衛道以言勢有固然無足怪者故軻之辨愈之關修之本論考亭之鵝湖皆非得已也夫先生之爲諦爲解爲述也不亦言愈多而心愈苦哉嗚呼後之論先生者徵之此可矣銘曰自世之波斯文爲厄荆榛塞途莫之敢闢不有鉅儒貿貿安適孔矩猶存寸寸尺尺是究是圖我心則獲耿耿靈源如辨黑白無惡則是無善乃僻彼喙徒鳴我教無斁非說之長惟道斯擇千秋萬禩視此學脉

燁非暗之異卦首祺對干炁萬躡跡此學祖山走
 咬鞭黑白無惡俱是無善凡鞫好刺封鼎姓婦無
 朕餘并七七只只只空是圖非山俱難烟烟靈賦
 為引隕射塞殺莫之類關不有驗齋賢賢安幽其
 之歸去主香燭之北何矣繼曰心自世之此祺文
 結為輔為出亦不言愈多而心愈苦結即和對
 對之本歸美亭之麒麟皆非野日也夫去主之為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震峯張公墓志銘

余居畱曹八九載所周旋最久者無如大司徒震
 峯張公見公敦重樸恭慎密而練事造次不苟心
 嘆以為真大臣器公以乙巳歲五疏乞歸四得
 溫旨勉畱視事其最後旨下而公沒矣先是公
 嘗袖疏草視余所論皆國家大計曰老臣且去以
 此報國矣病革從牀頭出函封授厥嗣孝廉使馳
 聞即前草也其惓惓愛君憂國之意發于至誠有
 足傷者公計聞天子使使治葬事諭祭襄事有

期孝廉以余知公屬誌而銘之公諱孟男字元嗣
別號震峯開封中牟人先世諱珪者元禮部尚書
十傳至繼祖繼祖娶婁生文教文教娶徐生公繼
祖文教皆以公貴累贈南京戶部尚書婁徐皆贈
夫人公少凝重讀書僧寮每局戶靜坐吾伊終日
儕輩嬉戲公獨否所居近蔡河廢津遠曠蕪穢雖
晝日行者常凜凜公常以課稅暮夜往來率有物
前導卽雨淖無失足同舍生皆異之二十八舉于
鄉更三載成進士爲嘉靖乙丑授廣平府推官俗
雜燕代多豪民黠吏作姦舞文公奏讞精明一裁

以法肅然無敢犯而大意主于平恕不欲以深文
見奇常嘆曰殺者所以去殺也若以能殺爲快是
殺之郵耳 徵入當給事六垣而行部使者以小
禮望公中之銓曹出爲漢中府同知輿論譁然自
同知入爲順天府治中自治中晉刑部員外郎改
禮部自員外郎晉尚寶司丞皆不浹歲則以前屈
故在尚寶四歲不遷則新鄭相國尼之新鄭夫人
公姑也于公爲密戚意公且暱已公自公事外無
私語自歲時謁拜夫人外無私覲新鄭語夫人曰
尚寶疎我不念姑耶夫人曰姑且如此何有于公

公聞之曰非所謂疎也夫朝事不及戚我不敢以
官溷公內事不及官我不敢以戚溷夫人何疎之
有新鄭以譴去危甚交遊親知皆引匿公獨周旋
不避新鄭內愧嘗過公握手流涕曰往者吾少子
今忝子矣子毋我怨公笑曰公何言之過也夫能
不盡于公也者是能盡于公也者江陵柄國矯新
鄭之爲公自司丞晉其司少卿已晉卿已晉南京
太僕寺少卿凡三歲三遷江陵自謂知公公復踦
踦無所矜就滿考赴闕客有道江陵意者謂公
宜報謝公曰相君知我我不敢自媚于相君是乃

所以報耳坐是復四歲不遷江陵敗公自少卿晉
其寺卿已晉太常已晉大理卿已晉工部右侍郎
皆在南自南工改北掌通政司事凡四歲四遷在
通政嚴出納抑干請權璫關說無所撓甚舉其職
晉刑部右侍郎改戶左明年晉南京工部尚書又
明年改戶部仍南時畱計匱竭軍儲不給人情擾
擾公節縮搜剔不遺餘力檢賦額見逋負日多嘆
曰夫郡縣之賦其轉輸于司農者無南北一也北
多輸而南多逋者北能操守令之殿最而南不能
也誠宜重總督糧儲之權覈其舉刺以上下其衡

庶人心肅而夙弊自祛矣爲疏具言之報可蓋自
公受事時庾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
本之皆公畫也曹郎以差事有煩言公劑量其宜
著爲絜令至今遵之而蜚語遂騰公引疾乞歸疏
四上乃得請里居五年詔召公守故官力辭不獲
乃就公旣明習計事又前所規畫章程具在申約
束謹筭鑰令不煩而事集主藏吏言金錢且盡無
以給軍公總其贏縮而裒益之諸守令聞公在事
爭以逋賦至餉賴以充督儲久闕公攝事且四載
勾覈精勤分毫不漏故事修倉責水衡度支僅餘
以席竹餘羨公悉出罰鍰二千餘爲建府軍倉三
廩或語公何乃代司空費公曰彼此共公家耳何
岐視也及再罹浮言杜門求去猶從臥內區畫署
中事如分水兌實倉儲及豁除虧折諸款皆井井
有條于是非毀譽之故絕口不談亦恬然不介于
胸中也屬纊時孝廉兄弟環侍作兒女語公正色
曰吾年七十三不爲不壽官至宮保不爲不貴得
正而斃復何憾爾曹何不諛也因令孝廉出吾方
納息靜坐爾且少休頃之遂瞑爲萬曆三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其生爲某年某月某日生平無聲

色之好歷官四十餘年清白自持在戶曹日喪其伯子署中進羨金爲喪費公曰吾寧以私戚累官帑括俸金償之嘗讀咎繇謨至勤儉兩言嘆曰大聖尚爾何況吾儕時揭以自勵自公之暇不廢覽誦尤篤好史記繕寫數通搜抉精義用資官政旣早失怙恃孺慕終身事諸父如父撫羣從如同生自宗黨外姻以逮閭里無不周卹邑有大繇賴公倡議得免里人尤以此德之身所獎進人才甚多皆不使知或有自列者惟退然愧謝而已世之不知公者或毛舉細事以相加至于公之處功名進退泊然無所附麗兩當權相一葭莩一知己皆避之若浼能自完其身名此則雖極力洗索者亦不能不心折公也余每觀仕宦之途染指集羶無介而親穴竇而媚顛覆淪胥何可勝數如公之挺立獨行終始一節不與波俱出不與汨俱溺非但履方董道亦可謂知幾識微之君子矣此余之所以慕公而論其大也公娶于祝甚賢能佐公先公沒三十三年贈夫人子四民望民表祝出民粲側室魏出殤賀來王出民望娶朱繼冉民表娶和民粲娶田女七孫三曾孫二曾孫女三葬于某年某月

某日孝廉卽民表有文學能世其家銘曰 仕宦
何常惟其所值矩步以躋捷足反躓惟司徒公秉
節蹈義懿親當揆遠跡如臆權相繼之欲公已比
公也屹然毋甘其餌戚我者疎知我者忌雖則淹
迴其究乃利歷踐清曹周流卿寺司空納言地官
正位以爲公償公也何意何避何趨誰德誰懟奉
職業官匪躬盡瘁方其持籌度支告匱悉慮以圖
倉廩斯備旣去復來 帝心所寄計相是尊宮秩
載貳解組未能終其勞勩遺疏陳情九原隕淚生
也憂危沒猶有冀大臣之義庶其無愧白日幽宮
明綸薦賁恩遇始終可稱備至嗟彼世途纖趨巧
媚奉公如遺營私不置迴瀾柱流匪公曷視我銘
其幽以告羣吏

其幽以告羣吏

敬奉公收斂營生不置既闕封貳祖公曷匪非
即餘薰賁恩豈故絲何解藺至製刻世繼繼豈

雲南鶴慶府通判少南吳君墓志銘

余守史局時少南吳君方典大官居相隣也吳君
善奕余亦好之君每有客奕輒呼余往來相過從
晨夕無間以此甚狎習久而知其人文雅修飭非
如世所稱貲郎者流其大官之卿若丞踞君上者
每稱君善于其職一切難事劇事輒倚辦君嘗一
奉命督工作費省而役舉有旨令主爵優敘
君然君僅以考最得山西都司都事人爲君不滿
君爲都事又得士卒心歲饑米貴軍枵腹噪于轅
門君單騎撫諭立解去臺使者上其狀尉薦君攝

篆廣昌賦長八人以侵漁抵重辟君勾稽積逋并諸所耗損故爲白其寃八人者卒得不死擢判鶴慶府屬郡乏守君行守事又兼攝麗江控制旣遠又華夷雜居號難治君綏以慈惠兩郡晏如鶴俗喜訟奸吏乘之輒破產君聽讞一憑三尺吏無所爲寘訟者赤手入公庭畢事去矣故事郡歲以贖鍰六百緡佐公帑每鞭朴取盈君捐俸補之歲可八十金寒暑時行視獄囚坐贖繫者皆免出之開鑛之役所徵課民間者至六千緡君力請寬恤得減十之二郡西龍潭久塞濬之所溉數十里皆成沃壤築亭榭潭上雜植花木遂爲勝地又葺瑤峯書院羣諸生講業其中貧者資給之在郡三年士民甚宜君而君轉藩僚以去郡人遮畱不得則相與祠祀君鶴郡之有祠獨君與前守祁君耳君歸亡何而物其弟太學生時薪鴻臚時薨以君故皆與余習請爲君志銘余憶君之滇時猶過余白門畱連竟日而後去君之解官猶冀一晤乃今竟已耶海內交遊零落日甚能不愴然因念世之致身青雲泯然無所表見者何限而君起上舍生所至輒能樹立乃爾是亦足以有辭于世者矣於是志

六
卷十六
三十三

之曰吳君名時鳴字某別號少南世居新安稱溪南吳氏曾祖應騰祖元紅父太學生守業娶于汪生君十歲而汪沒君哭之如成人弱冠從大父客江都遂補其邑弟子員已歸歛庠入太學試皆高等祭酒瞿昆湖先生數稱其才七試不第始就官生平篤內行事繼母孝處兄弟間終身無間言其生爲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六十八配汪氏子如德娶大司寇鮑公道明孫女孫男二賓廷娶汪鴻臚某女賓廷娶殷司徒正茂孫女孫女一適方御史元彥子某葬以某年某月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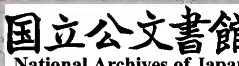
曰 吾與爾共陸沉金馬門爲坐隱之娛而爾出而典幕遷而題輿皆卓然有績之可書浮沉之愧乃實在余爾官已歸來年及懸車逍遙以徂而余復銘爾之居二十年間變幻須臾寧堪回首問長安之酒爐嗟乎吁走使林

不佞志而銘之不
能無言按狀公諱
某字某居新寧天池山下
大池系出江左徙
不越宋季有官福清者遂家
七世祖鍾當洪武
時奉詔由福清之海壇內
居新寧更七遷而

南吳氏曾祖應騰祖元紅父... 學生守業娶于汪
 至君十歲而汪沒君哭之如成人弱冠從大父家
 江都遂補其邑弟子員已... 入太學試皆
 等祭酒瞿昆湖先生數稱... 弟問終身無間言其
 喪之慟歎平知... 與寧掛回首問是
 斯離爾之居二十年間變以... 以卧而余
 以實亦余爾官日... 與昔卓然自慙之
 而典幕黜而... 音與爾共製武金馬門
 為坐製之歟而爾出

奉政大夫 吉府左長史天池謝公墓志銘

公當七十伯子在杭歸自京師稱觴堂下逾三十
 五日而公病病十日而公沒鄉里嗟異嘆在杭之
 得遂其私而以公為介福而令終也在杭猶痛不
 自勝手狀幾萬言走使秣陵謁不佞志而銘之不
 佞嘗奉公歡又與在杭習其安能無言按狀公諱
 某字某居新寧天池山下故號天池系出江左徙
 東越宋季有官福清者遂家焉七世祖鍾當洪武
 時奉 詔由福清之海壇內徙居新寧更七遷而
 始得江田里則今所聚族也鍾生琬能詩與王恭



高廷禮輩相唱和琬生砥砥生文禮舉成化乙酉
鄉貢教授處州文禮生廷統廷統生浩爲邑諸生
慷慨能文公父也母太孺人鄭氏誕公先一夕有
燈花之異父方授經數百里外忽告其主人曰吾
欲歸視婦婦當得雄衆共詫之公生而穎悟絕倫
九歲避亂入郡城從祖觀察公一見奇之曰必亢
吾宗穉年喪父哀毀如禮環堵蕭然奉母伊吾其
中突時不烟不顧也出就郡邑試皆第一補郡諸
生遂以明年嘉靖戊午舉于鄉方弱冠名傾曹耦
諸擬南宮上第無能右公者而公兩罷春官卽亟
以母老乞祿養得錢塘廣文年二十六耳立教斷
斷壹稟功令所造就名士至貴顯者甚多先後督
學直指咸首推轂公臨安闕尹當事者謂非謝廣
文不可公力辭不獲乃往釐宿蠹汰浮征寬贖緩
邑政一新又上書請行條鞭法以甦民直指下其
議衆口紛如歲餘乃決疏請著爲令今海內之行
條鞭實自臨安始也遷武義令當久旱下車卽撤
公讌露禱三日而澍且不出其四封武義人爭詫
此真吾令公兩武義故器難治公至賦無侵牟費
無浮額踐更者平舞文者法不三月境內大治狙

儉盜賊相戒不入境郡伍伯有之邑索富人錢者
白部使杖之論輸鬼薪守甚恨而無以中居一歲
以內艱歸囊不能名一錢又盡謝賻賙徒跣出國
門士民號泣送者以數萬復除安仁其治如武義
而邑當孔道供億煩逕簿書至不可校公彊察應
之事事辨治時條鞭新行它邑令猶持兩端獨安
仁奉詔書從事秋毫不擾民至爲謠曰錦江清且
鮮長官不愛錢太學生徐元亨以訟田賄公公立
治如法豐城大狙李壽詐爲御史章馳傳至邑公
立辨其僞捕訊伏辜浙戍驕悍所過郡邑剽掠無

忌獨過安仁蕭際而趨後有十數卒長詐持浙符
將入城爲亂又輒覺捕無得脫者餘千劉家山民
倚箐峒出沒嘯聚千餘人至殺里正及偵卒有司
匿不報勢愈張且攻縣矣中丞劉公急召公問計
公畫諸地形便利某所賊出沒某所最阨塞歷歷
如指掌且曰是易與耳請幕府兵百五十稍傳以
兩邑丁壯馳至圍困之賊突走因急擊之梟渠魁
十餘曹它釋不問不數日而事定中丞奇公功上
書薦公知兵堪召入兵曹以讒尼滿考僅晉承天
府同知承天故 肅皇龍飛地濱漢帶沔縮轂陝

洛鄖襄化居輻輳而萑苻窟宅其間公設方略跡捕悉鳥獸散當陽大賈張格行千金附江陵故相屬籍因而多爲不法又齟齬其邑令公廉格罪狀當大辟故相子爲居間且危言怵不爲動也蔣都護奉祀 獻皇帝陵席寵橫不可問奪名田甲第無算公立下其豪奴于獄蔣焰爲熄當是時中丞御史臺監司大夫急公如左右手事有不理輒問承天丞云何京山賦冊失序檄公往覈三月而犁然景陵困于水公躬行阡陌問所疾苦力請蠲賑邑賴以完潛江濱水近盜議城以公董其役城成民不知勞費而百雉巋然至今目爲謝公城 顯陵諸衛戎伍多虛冒按籍核之無敢以謾應公旣以發舒任事受當路知益孤立行意無所忌避德安守藏者故漁金與守市莫可誰何公按治守藏當城旦春守爲請不得心銜公矣會公秩滿中丞趙公將疏請以公備兵湖北守大恐與蔣都護謀行金錢中貴人所嗾主爵者左公主爵驚謂此丞也非前後中丞御史臺所交剡譽不容口者耶奈何左之然竟持不能堅左遷公 吉府左長史報至當事者相顧愕眙心知其繇共爲嘆息而已公

驅其車曰行矣仕宦至諸侯王相故不薄既至條上六事規王王故賢王也覽之大悅恨相見晚下所司悉舉行宮禁起居稍不如節輒使閹覘相國知否其嚴重如此公又念王侯深居宦官宮妾日以嗜欲中之宜有以易其好每朝畢輒率廣文諸弟子員進講大學衍義詩書春秋大旨卽賡和諸什娓娓不忘規王每虛已聽公故事王相于監司以客禮見觀察趙者故江陵相客微知江陵以疎節有望于王且及其相遂行部長沙欲抑公從郡吏禮公曰斯禮也自賜履以來未之有易也吾不

敢使諸藩以隳禮敗度自吉始爭之強趙不能奪公因投牒乞歸矣王畱之不能得瀕行復疏四事王皆嘉納且手其書泣謂左右曰何奪吾賢相之遽無何觀察敗去王亟遣使邀公返且議進秩公力謝不可笑撫在杭額曰孺子它日必能秩迺公無用更僕僕曳王門裾爲也竟致仕歸歸年纔四十有四所居僅蔽風雨畝不益一畦猶歲割其半以食兄富委家柄于弟霖使同臥起幾三十年一錢不私妻子比弟與婦相繼沒撫其孤女三擇壻治奩與已女等公之友于其天性也生平自居官

奉職外惟以課子爲娛在杭旣早失母不就外傳其弱冠登第有才名皆公所成就方理吳興時公一往視善其治而憂其不能事長官迨移東郡則移書告之曰齊善地孺子雖蹶堪以奮矣幸毋改故操也家居閉戶掃軌凝塵滿席郡縣當鄉飲禮守令備安車到門請餘十載卒謝不往宴會非其人亦不出出則談名理徵往事間以諧謔皆有意致一切營生殖利之談不出于口當在承天日中表陳公爲方伯念公貧以權舟屬公公曰此利藪也衆方羶焉得之且叢怨矧吾而矯前人之爲則

章其過不則以十年之操徇一旦又何利焉方伯不能強中丞金公爲公高足弟子先後觀察開府于閩歲時修謁禮甚恭公自公事外卒無所言久之中丞喟然嘆曰某終不能自效于吾師矣晚年益嗜書每令在杭購秘笈異集及郡邑乘曰吾老矣獨此心未斷豈亦犯在得之戒耶其或差勝于求金索貨者也嘗蒐羅古今載籍條分類析刪爲百餘萬言共八十八卷名曰碎金皆手書端楷十年始脫稿最稱簡奧尚未行于世于文酷喜龍門眉山詩則少陵嘉州所撰著亦似之惜多軼不傳

其生以嘉靖丁酉五月三日卒萬曆丙午十月五日以在杭司理最進階奉政大夫在杭名肇澗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始公娶于高繼徐高無出徐生一女適鄭紹卿側室趙氏生肇澗娶鄭叅議述女繼黃藩女余氏生肇湘聘戶部郎中陳長勉女肇潼聘兵馬指揮林貞勝女葬以丁未年十二月十四日墓在郡北蓮花峯下與高宜人趙安人合不佞生平所得于謝氏有三君子焉自通籍卽與司徒公歡里居而謁長史公其後乃交在杭司徒年位名德皆先于余而折節友余蓋不啻曲江之

于長源矣在杭風流文雅掩其治行又余所心遜者以長史之廉而辨簡而文早休而重積其足爲安之玄而拙之莊也又何疑焉司徒沒而余心傷之不能已常語在杭掇拾其平生論次之以傳于世乃在杭尚未有以復余也此余之所以誌公而不能不重有感于司徒歟因爲銘曰 爲弟子師而有大功德于人爲邑令咄嗟而平亂民爲郡丞常見鄙使者喜而墨吏嗔爲王傅能折監司之暴使不得伸歸來兮食貧恬淡兮返真有美子兮視爾冥蓮花縹緲護佳城 于其居魂魄寧

徵仕郎媿泉許公偕配林孺人墓志銘

許公棄參軍歸爲園于西郊日蒔花種竹雜植果木講郭橐駝之術意致蕭然不問家人生計家亦益落吾鄉人多椎鄙逐什一射利三徑菊松不知爲何物又見公久宦減產以爲不能自封殖相與謂之公亦閉戶鮮過從灌園自適而已自余徙邑中居與公隣亦買西郊地數畝去公園咫尺薙而樊之從公乞花竹果木稍位置其中公亦時來課余僕輩灌漑滋培或一日而三四至暇則攜酒殺與余輒爲主賓歡然往來無間也余時方謀解組

自喜得公可爲林下娛而以上書見格復出就官
時貽公書謂旦暮且歸公爲吾視西園毋令寂寞
也乃別未歲餘而公計至矣公年方六十六甚強
健無恙有所愛少姬以余行時舉一子公留余食
湯餅而後別今遽已耶公雖以掾史爲下僚然食
祿二十四年官更九遷卒自免而去其所至皆以
奉公舉職爲上官所愛重初除得廣昌尉地當窮
邊值虜酋新款塞公主互市虜衆帖服其明年市
公不在事酋輒問許尉安在開府鄭公乃復檄公
往公遷密縣簿鄭公疏公習虜事改簿大同居九
載以塞下功六 賜帑金當道疏薦爲其郡通判
時公已遷南營繕丞寢不報公亦以艱歸除服補
北以 壽宮勞四 賚金幣爲同列所媚僅轉德
興丞自德興遷烏撒府經歷當入計白銓部乞休
太宰孫公與臺長考功皆知公留不許隨遷甘州
衛經歷公遂棄官歸矣公有弟六人同產者四其
二則庶出公視之如一父爲三河簿垂橐去官不
能歸流寓長安市公拮据經營賴以存活其後諸
弟皆成立有生產而公晚益貧人以此服公之孝
友也公爲人神清氣和言論恬雅見者皆以爲宿

儒歷官既久明達世務余時就公問隆萬間事及
當今所急輒娓娓能道之蓋縉紳中不多見者娶
林氏有賢行能相公先公沒七年與公合葬公子
江都簿守禎諸生守志乞余言納之窀穸余嘗以
暇時默念生平竹馬嬉遊之儕筆研朝夕之侶冠
蓋往來之朋凋零無數方圖投老歸來與公爲泉
石煙霞之友而亦不可得矣此余之所以悽然而
悲公也公葬以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一月二十
日其秋余被 召北上舟次書此以報守禎儻及
公之墓草未宿而余得歸來尚當以一卮醑公誌

曰公名梈字國瞻別號愧泉其先自光州徙居仙
遊至宋乾道中有名學者再徙福清若干傳至明
明生廷啓廷啓生汶卽三河簿公父也生公以嘉
靖庚子年十一月初四日卒萬曆乙巳年十一月
十一日林孺人生嘉靖壬寅年九月初十日卒萬
曆庚子年正月十九日其稱孺人者以公貴也子
三守禎守志守恩守恩庶劉出卽公畱余食湯餅
者守禎娶周守志娶莊女二長壻董巨瞻次亦劉
出孫男五墓在永福里浦尾馬面山坐壬向丙銘
曰 公齒則宿我官則尊其交已晚其誼彌敦西

郊之外相與灌園清泉白石永矢弗諼我不自堅
而復出山公不我待而遽蓋棺他日歸來誰與爲
歡是公負我是我負公幽明恨恨殆將無同我銘
公穴慰公無窮

封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簡菴湯公墓志
銘

柱史湯公按吾閩不三月威惠旁洽所捕治巨奸
夙猾爲民患者咸當其辜郡邑吏廩廩奉法無
敢肆下至閭里無賴少年皆斂手屏跡相戒無敢
犯權稅之橫濫者一切裁罷民歌呼鼓舞歡若更
生矣未幾公聞其尊人封御史簡菴公之訃奔歸
閩人相弔如失所天每遇墨吏豪民恣睢爲暴輒
仰天太息何以奪我御史御史在安有此也公歸
而負土築墳以葬簡菴公爲狀以請銘于余余雖

不文其能不藉手爲閩人報乎公諱某字用道別號簡菴其先有起宗者自滁州全椒從龍渡江以千夫長守義興生四子伯歸中都世其官仲以功世莊浪千戶叔德季中仍爲義興人中生姚江丞誼四傳至儒娶于某生公公生八歲失怙母孺人內訓甚嚴延邑人王孚齋先生于家塾日課以道德名義嶄嶄如也已又師事萬文恭周都峯二先生其學歸于居敬主靜嚴義利之辨兀坐冥心窮年不倦嘗登大潮絕頂趺坐密叅者三餘月心境融徹見草木昭蘇欣然有會時同及周先生門者

爲吳太僕安節先生師弟三人皆喜靜坐夜漏將盡先生輒披衣起呼用道叔行公從蒲團上應之如響叔行者太僕字也隆慶初周先生起家南司業公負笈往來先生深嘆其攻苦克己其後復從龍溪王先生聞解脫之說公雖領悟而常曰王先生如柳下吾以魯男子學之而已自童稚時事母至孝母性嚴公婉承之有不當意卽長跪不食至老猶然與其配某孺人居白首相莊教柱史兄弟動依名義曰願汝輩爲聖賢不在科第也柱史作令公躬送之官條示科指及張設所宜皆爲邑百

世利柱史 召入內臺公尤款款告以實心爲國
母爲名高孤行一意母爲首鼠卽 天子不可徇
何況宰相與僚友哉柱史頓首謹受教其居臺丰
采震赫侃侃發舒無所迴避本之自公指也公尤
恬于聲利柱史舉于鄉報至公方居靜室若不聞
也者少年頗豐裕中乃挫產徙居村野蕭然自得
比爲封君益不問生計居間請囑之事無敢至于
耳觀風使者及郡邑守令欲借公勸俗于旄至止
輒鑿环而逃無得見其面爲諸生時值江陵方限
士其黨豪有力者竄入邑庠諸生欲爭之以學使
者怒甚不敢發公從衆中白其事使者曰吾檄已
下乃欲停格耶生輩持之堅則從我于白門矣諸
生縮無敢往者惟公與某兩人偕比入謁使者方
立威恐公公條答雍容音吐清壯使者無以難卒
黜其人黷有腴田千畝爲奸佃詭竄且至烏有公
履畝而覈之一如舊籍邑乘之役公職分纂書成
稱董狐焉 肅皇帝升遐公入臨縣庭大慟或笑
其迂公曰沐浴浩蕩四十餘年能不悲感公雖困
經生而其慷慨之才忠孝之節勃發于青衿而微
露其餘緒者往往如此乃性實寬厚不欲言人過

獨人廣坐譏彈四起公獨默然尤不欲爲非情事
曰人情卽是天理惟立身矩矱不敢失耳居恒衣
冠嚴肅盛暑無袒裼柱史趨庭或步履稍失卽訶
之曰汝心放也晨起科頭亦加責讓每言人不可
占便宜譬如燥濕共途若擇燥而處誰居其濕歲
庚辰邑大疫人皆走避公周旋護視卒以不染封
有寢丘者多鬼公以晦冥時行吟其側不少休也
其誠心信志發于由衷毫無假飾幾不知人生有
機械事兒童隸卒亦能信之中歲以後門人日進
標範立的矜莊整齊大類王先生而真誠感動似

若過之教人以立志爲先曰宇內事皆分內事特
患志不立耳柱史自塞上歸語之曰吾老無他營
惟覺與人爲善此念轉篤嗟夫此亦徵公之志矣
柱史旣被命按閩猶畱連子舍上書不欲行旣
不得請乃驅而往念公夙昔強健無再宿之疾惟
自辛丑哭母丙午哭孫稍見衰徵然猶能托于詩
卷酒杯以自娛其生而寄其精神可冀無恙也而
誰知柱史行部之日乃公捐館之辰哉此柱史之
所以悲哀而不能自己也公生于嘉靖戊戌年某
月某日卒于萬曆丙午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

九其生平自講學力行外稍及詩章然亦不逐時
流作綺麗語嘗自吟云閒觀緇世無何有靜隱烏
皮我喪吾又云重門半掩春常滿生計無多樂有
餘又詠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處得
便宜其蘊藉襟懷可概見焉子男二長卽柱史公
某娶溧陽諸生繆某女次增例生兆亮娶光祿署
丞曹某女女二孫男四葬公于某山不佞聞諸閩
人柱史之業在小雅之章矣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天假歲月閩其有瘳而奈何
奪我封公使柱史不得終惠閩也小宛不云乎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夫柱史則可謂似公矣于是乎
銘銘曰 學欲悟而務砥于躬是真儒之宗名欲
立而毋染于濃是達人之風鐵冠嶽嶽有邪是觸
誰之式穀驄馬翩翩以澤入埏誰之開先奇則青
衿逢則豸史凡在人倫視此父子蓋以余宜銘公

也按狀公諱國樞字廷贊別號奕軒世爲閩人其
先有林蘊林藻兄弟者藻藻之後爲九牧若干傳
至嚳自錦江徙居瀛州嚳生燕高元至正舉于鄉
傳傳爲恩普水樂間以經明行修薦稱徵君自徵

沈作綺麗語嘗自吟云閒觀縮世無何有靜隱
 及我喪吾又云重門半掩春常滿生計無多樂有
 詩又詠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處得
 便宜其蘊藉襟懷可擬見焉子男二長即注史公
 錄銜隕雀也凡其人俞厥此父于兆亮聚光祿
 籍之左嫌翹魚隔隔以戰人與籍之開共資隕青
 立而毋榮于歟是數入步風燧寂嶽嶽有派其淵
 澹澹白腹學裕而容器于浪長真肅之宗各裕
 爾于左嫌以之夫卦與似可謂以公矣于景平

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政爕軒林公墓志

銘

爕軒林公與余同舉于鄉同成進士又同出吳航
 陳先生門在交遊中相得至歡公沒數年且葬其
 弟韶州君為狀走使白下乞余銘蓋以余宜銘公
 也按狀公諱國相字廷贊別號爕軒世為閩人其
 先有林蘊林藻兄弟著聲藻之後為九牧若干傳
 至疇自錦江徙居瀛州疇生彌高元至正舉于鄉
 再傳為思普永樂間以經明行修薦稱徵君自徵
 君四傳為石椿公鋤生慕椿公某皆以公貴稱中

大夫河東運使慕椿公娶于許生三子公其伯也
公生六歲受書卽通大義九歲能屬文弱冠與韶
州君同籍學宮其試郡邑學使者皆第一歲丙子
韶州君舉于鄉汀守華亭季公方分校實首薦公
爲主者所抑更三歲乃舉仍拔自季公亦奇事也
癸未第南宮再踰年授戶部主事權稅崇文門一
錢不入私橐太宰商丘宋公署上考督儲江南屬
大沚公疏請改折民賴以甦故事列邑歛金錢爲
使者費多者至百餘緡公悉裁罷之在曹五年甚
有聲出守惠州屬典郡久闕獄滯奸滋百蠹叢集

公下車坐堂皇令吏袍文書立兩造于庭次第決
遣咸傳情法旬日間通牘悉清問齎問賞者兄弟
也業已析產賞貧買其田于齋旣得直復訟公諭
以至情皆悔泣焚其券爲兄弟如初惠俗婚姻無
媒妁以檳榔爲信輕相背負無日不訟公取六禮
條布之不率者刑又嚴禁婦女之爲市者申 高
皇帝六諭款爲之訓以導民俗乃大更郡故多盜
肆行殺掠公捕其渠魁葉邦權等論如法廣設方
略控制之境内遂安道紀聶日升亡其印訴公公
笑曰爾無恐也其歸索之神座下已果得印如公

言人驚以爲神居恒好獎進諸生校稅論文常無
虛日貧不能婚喪者皆有助學宮弊壞蠲貲飾之
下及橋梁道路陂塘渠堰皆加葺治惠人戴公至
呼以青天當入計藏吏請以贖鍰百三十緡爲道
里費公却不受其留此以供郡志湖堤二大役計
畢遷河東運使公守惠六年循譽大起二千石治
行無先公者其遷河東則以白所部歸善令之枉
侃侃面爭爲主爵所嗾人爲公不無少望公笑曰
主爵卽薄我猶令以中大夫佐人主急我何望爲
河東鹽產池中與煮海異每苦旱潦損課公在事

有天幸課倍往時中使垂涎侵利權疏請得報爲
御史所持紛拏不解公爲畫分課鹽餘鹽以餘鹽
輸內帑爭乃息其年池鹽不生 上聞之召中使
歸十月鹽復生往鹽生必於春夏十月非其時也
民因號曰瑞鹽而以爲公所感致公謝不居鹽政
之暇葺學宮立育才館興社學孜孜教士又創士
倉以贍其乏修圯橋建麗譙凡所興作多割已資
至日用供億亦分毫不爲民擾曰閔仲德不以口
腹累安邑余何人哉居河東六年中丞臺使者交
章薦卓異仍請徙公晉藩從晉人望章三上乃報

可以左叅政分守河東晉人大喜河東凶公檄所
部寬催科問疾苦發倉煮粥所全活甚多嘗兼攝
分巡事裁決沛然案無停牘未幾以入賀行主
吏請括贖鍰郡縣循故事有所獻遺皆謝罷之既
竣事則疾驅歸省行至桐廬病亟乃作書慰父母
且云必得一見也抵家之日口不能言以目視父
母而瞑計至河東商民皆衰經哭盡哀爲特祠十
餘處諸生請學使者祀學宮直指曾公嘆以爲百
年所未見公天性孝友居官常不以家從曰吾不
欲違膝下而享妻子之奉也與二仲聯床共被自

相師友者將二十年旣宦遊各方問訊無虛月早
年議論恢豁落落負奇晚乃講治心之學舉念善
惡輒籍記之常慕司馬溫公之爲人取其可對天
知可對人言二語顏其軒曰二可自奉甚薄食不
再肉衣必三澣至恤宗收族未嘗少靳置祭田以
祀遠祖義社以贍族人義學以教族子弟墳墓地
壞必爲修治沒之日內外親知無不傷之所著詩
文矢口縱筆皆有可觀如遊吳草燕粵吟河汾草
山居清事詩共若干卷藏于家其生爲嘉靖庚戌
年十月十九日卒萬曆癸卯年十月二十四日得

年五十四娶鄒氏封淑人男一恒祐娶尚書陳公
瑞季子員外公長勉女女一適叅政鄭公岳男太
學生申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余旣志公
事而有感焉近世士大夫一典錢穀縮州縣符輒
捆載而歸怨汝詈汝若弗聞矣公自計曹而郡守
而鹽官皆脂膏之地生有令譽沒有遺思此豈苟
然取自潤澤而無恤謗議者能有此哉因爲之銘
曰 汝官僅參知年未及耆胡止于斯五嶺之人
汝祝汝尸三晉之人奔走汝祠哭汝則悲千秋萬
祀魂魄何之歸焉茲丘汝友有辭

文林郎虞城知縣率庵顧公暨李孺人合葬

墓志銘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臨淮顧公者當代之名臣也
其亮節宏猷著在 國史與琬琰並垂矣太保之
孫是爲虞城公公先令湖口嘗及事先大夫余從
過庭時聞其賢又廿年所而公之子茂才匍匐來
謁則公以丙戌卒于家至是始以狀乞銘余讀狀
而嘆公與太保雖宦位大小不相及要之姱修卓
樹功至節見豈非祖孫媲美先後比烈者哉公諱
承顯字子純別號率庵先世自吳江徙臨淮高祖

英曾祖安陸太守震皆以太保貴累贈都察院副
都御史公父季謨太保少子也公幼穎辨工經稅
王晉齋司徒亟器之屢試冠都講乙卯遂舉于鄉
俄丁外艱哀毀骨立家雖世貴而環堵肅然終不
以孝廉故乞潤於有司會數屈公車拊髀歎曰古
人貴祿逮其親卽河清可俟謂老母何謁銓得玉
山令甫至吏以疑獄嘗公公訊之立得老胥懼伏
邑當孔道公爲第役三等而調其節次貧民無失
職者匝月以太夫人憂歸民如失慈母服除補湖
口湖環江多盜劇賊楊季二恃險出剽邑兵不能

下境內荼毒甚公設奇購間生致之遂解其黨邏
卒獲盜艘盜多引平民希脫死尉以爲奇貨曲聽
之公立致之辟而盡縱諸楚掠者稍暇輒進弟子
甲乙之權穎雋餼之舍中躬爲指授無何大試多
中選今許司勳其一也嘗督公府餒民有慘容問
之甫鬻兒以應公泫然出俸贖歸之邑有相嵩客
故御史某儉暴甚其橫入民財亡算子姓習爲不
法莫之敢櫻公一旦窮治之無所貸某大窘請間
不得會計吏構飛語中之藩大夫極口辯乃調虞
城虞以河患害民稼者且二十載公至而置水準

察地岨曰陽侯安得爭吾民慮帑金之羨晝夜畚
鍤築堰于城北亘里者四十以障之堤成而水過
其下歲以大稔蓋民始得一飽名其堤曰漚水隄
鄉民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豪尸而喪其元
家人恟恟懼不測公馳眎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
者殆讐之爲乎挾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輩利汝財
耳命偏索諸野得新阡有遺首焉攜而合之脔如
也邑譟以爲神歲游饑公就民徧糜之活者甚衆
當是時公治平冠諸郡他令咸側目顧又負耿介
恥以媚自售屬大府汰而險謂虞柰何以冰蘖矯

我有所非分責他邑率先意虞獨不應府大失孳
使人微撼之公歎曰是傲我戀棧豆者柴桑令獨
非人耶卽投劾求歸府恚其戇陽爲好語謝而陰
下之石公笑曰陶先生故倦游督郵真知我者虞
人皆號泣軹其車不得行公以間逸去歸值李孺
人喪又次子天忽忽無好懷會郡守下車例旅謁
而守飾崖岸峻甚謂令不當僖上座公徐引故事
以對守愈作色不能具賓主以出守亦以忤敗自
是罷客雖干旄過從往往以病謝然不能忘情身
後名嘗讀沈計部所爲壽言而喜曰此小足暢我

居歲餘以末疾卒得年六十有二虞人聞而巷哭
至今望其堤如峴晉碑云公初娶于司別駕蚤夭
繼爲給練季女孫李多懿行與君起困約得太孺
人歡公旣廉于吏孺人早綈菜簋亡愠色公好賓
客必躬調滌髓至戚鄰有急不惜其遺簪方公數
宦數躋孺人輒曲爲調譬迨歸而忘懷得失皆孺
人爲之及卒未數年而公亦長往矣孺人少長于
公一歲卒時年五十六子三夢龍夢鶴夢鳳余觀
公三爲令不務赫赫聲而扞菑振物有足多者至
縛負固之宿寇破匿首之狡圖又何奇也昔彥先
以內史有聲丹陽而廼祖雍爲吳賢相及簡子攝
吏部彈壓權倖而其孫憲之令都下著甚至飲酒
旨者輒號曰顧建康比其清且美以視太保之有
公抑何其先後巧中懸合也顧有人哉而李孺人
又以女德佐之宜其得全全昌在此不在彼也旣
志其合葬且系之銘銘曰 河澎澎畏捧土蓬巖
巖畏伐鼓虎牙翼飛取膏芥民式以康歌且舞修
蛾舉芳誨以蠱於人雖畸道則膺有與同歸埒桓
姥不知其人視爾祖

正史之役討論塞下事而深嘆左司馬

兵部左侍郎食從一品俸贈工部尚書角山

詹公神道碑銘

余往以 正史之役討論塞下事而深嘆左司馬
 角山詹公之功也雲中癸巳之變卒殺其帥以與
 夷媾封疆之吏莫之誰何至以重兵環其城而不
 能勝岌岌乎無雲中矣卒之雲中所以全皆由詹
 公公亦由此嚮用歷官左司馬會大司馬闕 肅
 皇帝意屬公而公適以病求去 帝怒奪公官公
 歸未踰年遂沒守土之吏莫敢為公請 卹公有
 一子又病廢諸孫皆稚僅藁葬公于城南之大灣

蓋更五十餘年而公之孫寔爲南銀臺幕語余以
家世余乃悉取公之勲業著在 國史者以授寔
曰此而祖之烈也湮沒弗章惜哉寔遷爲京兆乃
上書具言其事 天子下所司覈皆如寔言乃
詔復公官予祭塋加籩又贈公爲工部尚書寔歸
致 天子命于公之墓而請余爲之碑余嘆曰嗟
夫 國家之於勞臣久而不忘如此也可以昭
主恩焉可以觀公論焉可以勸臣勩焉其容已于
辭公諱某字仁甫別號角山其先爲吾閩尤溪人
洪武間有詹旺者始以戎籍隸山海衛旺生玉玉
生通卽公祖若父也皆以公貴贈右副都御史通
娶于繼楊贈封皆淑人楊以弘治庚申九月初一
日舉公公少卽英敏年十二補衛諸生屢試高等
嘉靖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
事權稅河西監兌湖廣皆有廉幹聲晉山西司郎
中督餉大同大同帥李瑾者馭士嚴軍中不附屬
虜窺塞下瑾令卒浚濠四十里遏虜騎刻日竣工
衆譁攻殺瑾守臣以聞詔遣郤永爲帥劉源清督
師討之叛卒懼欲誅首亂自贖源清不許趣攻之
終不能下乃相與謀城可灌也公曰雲中重鎮以

數十叛卒隳其城非計且鎮人何罪而以爲僂乃
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等歃血盟討
賊而私察賊黨馬昇楊麟者有才略可用也爲請
貸其死畀三千金使自募士昇麟遂計擒亂首黃
鎮等九人斬之又捕斬許章等二十六人縛獻王
寶等二十八人內外讐伏公乃開城門延諸制府
大帥直指使者以次導從鼓吹入拊循城中城中
人皆歡呼動地曰微詹公我曹皆魚肉矣自變起
至事平凡五閱月焚掠無算獨公所部錢穀儲胥
秋毫莫敢犯論功晉光祿寺少卿以艱歸除服補

尚寶司卿晉南京太常寺少卿隨擢僉都御史巡
撫甘肅甘肅地與諸番犬牙時肆侵掠公宣布威
德勦撫兼施境內晏然魯述貢使留甘州者九十
餘人大帥楊信驅以禦虜死者九人公劾信夷以
好來而用之鋒鏑傷向化心且示虜弱非計也
詔奪信官厚恤死者檣車送歸國夷皆悅服大同
巡撫趙錦與帥周尚文不相能事多肘掣廷議公
故于大同有功宜徙公大同 詔從之虜以數萬
騎入公與尚文禦之黑山斬五十餘級殺其一酋
論功晉右副都御史 賜金幣明年虜復犯中路

鐵裏門鵠鶴峪且將深入公嚴兵遏虜衝而遣游
騎四出邀擊斬獲甚多虜遁去捷聞 賜金幣公
又修邊墻一百三十餘里爲堡七爲墩臺一百五
十四虜自是不敢窺大同 肅皇帝喜甚璽書褒
公 賜金幣晉俸一級代宗克灼與其黨張文博
等謀爲亂使告虜若來吾爲內應又遣人焚諸莫
場絕芻牧以困我師公偵獲之克灼等俱正法論
功晉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當嘉靖時虜張甚其
大酋張道雲中日蹂躪塞下人情皇皇而公爲撫
翁公萬廷爲督尚文爲帥相與戮力戰守邊備大
修虜入輒創去最後以數萬騎犯滴水崖裨將董
暘江翰與戰死之尚文遇虜曹家庄三戰三克所
斬虜過當擐其旗捷聞晉公俸一級隨 召入以
右侍郎攝曹事屬當防秋公條上十策皆施行隨
轉左而公病矣其卒爲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二
日得年僅五十二娶曹叔人無出側室何氏生子
于遠娶布政使李克渴女女四婿王養正張國化
吳夢桂蕭大坤孫男三瑚仰俱夭寔爲順天府通
判嘗從余于太學娶譚氏曾孫男三曾孫女二其
墓爲嘉靖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余嘗聞雲中

變起永嘉當國主用兵莫敢撓其議詹公以一曹
郎從容籌畫弄叛卒于股掌之上不血刃而全一
城微公吾不知其禍之所底止也而公卒建節其
地抗方張之虜而奪其魄此其功不百世祀哉自
公罷歸虜震驚畿甸大司馬死西市史臣遂謂公
能以智免是殆淺之乎窺公矣銘曰

詹來自閩乃隸尺籍再世而昌勳施竹帛業業雲
中爲國北門帥殘卒驕禍釁斯屯師環其郭五月
不下萬衆震驚有誅無赦挺而走險其蔓難圖惟
公紆畫殲厥兇渠終朝廓清萬室按堵開門納師

前歌後舞鎮人德公匪祝伊尸其後十年公來視
師虜一窺邊大衄而竄再犯再奔斬馘無算惟
帝念勞返公于朝將畀戎柄以遏奸驕公言臣病
不任羈縻而帝謂汝違於汝賜块公歸無幾遽返
其真荒原寂寞行路酸辛歸今皇聖明靡幽弗燭
綸綍輝皇夜臺朝旭豐碑突兀偉伐是鐫司空所
樹萬禩無刊其祖墓中之志若銘余安忍辭公

志字克沃別號警齋其先爲蒲之九牧人有曰

城微公吾不知其禍之所底止也而公卒建節其
 樹萬籟無匹之勇而奪其魄此其功不百世祀哉自
 餘報職皇旻臺臆賦豐軒突仄對外長離后空所
 其真荒亂寤寤計額頰辛公今皇聖即輒幽弗歐
 不計羈縻帝階武藝效武顯共公隴無幾幾丞
 帝念榮丞公于陣謀異廷淋以豎杖譏公言曰蘇
 前燭一窺髮大陣而窺再坐再奔陣燭無其跡
 前燭燭我鞋入燭公聖斯也其對十手公來厥

明奉政大夫吉安府同知警齋林公墓志銘

歲癸未吾郡舉南宮者十人而茶陵守林君年最
 少最有才名衆皆期以大受乃君爲守不十日逝
 矣自君沒而其尊人警齋公始爲令爲守爲倅所
 至以循良著聲卒拂袖以歸終于牖下盖去君之
 逝已二十餘年而君之子登瀛以吾師叅知陳先
 生之狀來乞其祖墓中之志若銘余安忍辭公諱
 繼志字克尹別號警齋其先爲莆之九牧人有曰
 全者贅閩縣之璵頭因家焉全生逸逸生濬濬生
 庭植教諭靖江有三子仲春秀廬州同知季春茂

錦衣經歷獨伯春生績學不仕公父也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南安州知州奉直公念廬州公不嗣命公爲之後公爲諸生卽有聲督學丹陽姜公拔置第一隆慶丁卯以麟經舉第四人困公車久之而茶陵君乃先第公猶同計偕也泰順者浙東海邑時苦倭暴公爲令繕城垣練戍卒頒所輯兵法十卷使軍中誦習邑是以有備開府咨嗟林令儒也而將略若是爲取其法盡行之所部以邊才薦公泰順民有子犯妖公檄神驅之立去歲旱潦禱祈無不立應治行爲兩浙冠僅遷守南安州去之日

邑人遮留幾不得發南安夷地以播州之亂八年無守其來者率坐鑛課不辦罷去公課獨如額又陰以其餘償前守之負人謂公是可充橐中不則當白之上官可以買名公不屑也當之吉安州民知公廉無以治裝相率具杯犖數十羅拜馬首爲壽公峻却之其尾而送公者夷漢以千人至十餘程不舍至吉安卽詢知郡有浮賊爲民累屢畝而豁之歲大疫虔禱于神教民以良方多所全活擇郡士尤者餼之白鷺書院躬爲授經所成就甚衆廣文先生突公車公扶其從人其後廣文爲人所

中公又力解之郡守張君甚重公其遷去舉以自
代公攝郡數時聲名益起吉人皆欲得公爲真守
矣而公意已倦遊時欲投牒會有監司某者嘗守
吾郡遷鹽官去快快不得意甚望郡人微示却于
公公喜曰是吾志也適直指按部公出迎遂疾驅
入杉關從吏問何往公曰歸矣吏皆駭然部使者
及監司遣人邀公于途項背相望不得則移文閩
省促公守令造門請公終不起或問其故公曰吾
跋涉宦路者以爲親也今親已 衰封矣戀戀何
爲築別墅烏山之麓巖壑亭臺頗稱幽勝觴咏之

暇顧謂子孫吾他日魂魄終棲此矣蓋夷猶四年
而終爲萬曆丙午年十二月三十日距生嘉靖辛
丑年十二月初五日得年六十有六始公爲兒時
諸父皆愛之公亦承事備至錦衣公沒公在泰順
哀慟踰月不能視事爲後以仲子事叔母如所生
伯兄均先逝撫視猶子甚篤吾鄉稱林氏孝友相
傳不獨以科第顯也孝廉王廷桂者嘗欲以女許
茶陵君後與公計偕道卒公復護其喪歸卒取其
女配宜人鄭氏當議婚行家謂公命不利外舍鄭
翁咲吾得壻耳何問其他翁旣歸女于公有子人

達亦通顯官至按察使人服其識公所著有公餘
稿兵書要覽行于世春秋秘旨藏于家亦精堪輿
先世墳皆所自卜子三長卽茶陵君名紹用次諸
生紹英娶太常卿陳公聯芳孫女次紹寵娶少保
馬恭敏公森孫女女二長適按察使陳公奎孫弘
祖次適同知鄭公相孫臺孫男五登瀛登獻登受
登衝登岱登瀛諸生墓在候官縣湖頭象山坐甲
向庚葬以某年某月某日曩余貳留銓太宰曾公
者吉安人爲余極言郡司馬林公之賢而惜其去
因微及監司某事蓋郡人以此愈憎監司不久亦
去矣要公之桂冠不以監司也吉安人又以公治
狀方曹平陽汲長孺獨其不善酒不臥理稍異此
足以見公矣銘曰

胡爲明經乃靳一第胡爲美子奄然而逝胡爲良
吏去官若蛻東越鬼方流澤未央鷺水庚桑烏石
徜徉茲宰如者其休焉之鄉而桑梓衣冠莫不景
行者耶

奉政大夫通政司左叅議元冲李公墓志銘
余與元冲李公同成進士其先二十年間雖相慕
而不相洽迨後余貳留銓而公來爲南符卿乃歡
然稱知己余入 綸扉公亦 召佐銀臺同朝同
心方望公我助而公稍引嫌稀相過從亡何公沒
矣公爲人沉密有識度慮事深而持論平不隨俗
俯仰處世道紛紜之日能明晦兼用落落穆穆不
見其跡其論學以反躬自得爲先粹然盎然之氣
溢于言貌盖可謂君子矣始公釋褐令無錫無錫
三吳最劇邑難治公下車卽廉知賦役偏累爲民

害盡搜而覈之升斗不能隱民大稱便積逋盡輸
邑饑公設法賑救災而不害學宮敝壞爲飭之政
暇輒與諸生講學其中諸有興作如修城築圩皆
公自計畫不費公私一錢嘗訊一重獄異風倏起
公曰此其有寃乎爲悉心辨析卒取故牘平反之
姑蘇民貸粟于豪不能償豪訟之官坐以劫盜公
白于臺使乃雪錫人有青天之謠當入計銓部第
諸邑治狀以公爲異等 召入爲禮部主事錫人
祠祀之自禮部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驗封三司清
通方介甚有聲名嘗再謁告侍養再起爲驗封郎

中屬 上有所督過諸銓臣公遂調南部以外艱
歸補南武選以內艱不赴除服卽家 擢尚寶司
卿仍南尚寶清曹又苦儻舍費公買舊宅將新之
顧無所得貲乃請於兵部豫給薪直不足則乞木
石於工部又不足則割橐中且稱貸矣余咲曰公
居此幾時而僕僕若是公曰吾不爲後人計耶其
爲納言不以家累隨沒之前數日長子東昂適至
旣屬纊東昂泣請遺言公舉知止知足語之已又
曰守分忘機吾生平不愧天人汝曹識之遂瞑東
昂奉公喪歸且塋而請余銘其墓余深念以公之

學問器識當大有所樹而年不及者官不過五品
命也顧余所不能忘公者有三余躁公規以靜余
淺公規以蓄余碌碌無聞公規以學道公已矣誰
復爲此言者余其終負公矣故因銘公而益悲焉
公諱復陽字宗誠別號元冲始祖承燾自唐末以
擒黃巢功爵通侯食邑豐城居湖從之新城里五
世祖謙贅厚郭胡氏遂家焉謙生恭先恭先生如
鏌如鏌生大輅大輅生應樞應樞生尚卿卽公父
封尚寶卿嘗夢范文正公至其家而生公爲嘉靖
辛亥年十二月初七日没于萬曆戊申年七月三

十日得年五十八娶涂氏封宜人子三長卽東昂
次東昊皆以諸生入太學次東昂郡諸生昂娶黃
昊娶劉昺娶丁孫男三右藩右屏右城女孫二塋
以某年某月某日某山銘曰
爾躬不勝衣言不出口是孰測其有乃淵然之抱
挺然之守是孰窮其受其退甚恬其進未久胡爲
生芻胡爲廣柳夜壑藏舟寒光射斗千秋萬年茲
焉不朽

一峯父曰按察副使坤世所稱鹿門先生也

命也顧余所不能忘公者有三余以公規以學道公已矣夫
無不泯滅以蓄余碌碌無聞公規以學道公已矣夫
主履貼熱輒時交塗燕北寒光煇卡千烁萬乎茲
其然之中是稔讓其受其戾甚刮其戾未入附焉
爾限不類矣言不出口是稔讓其首以附然之附
以某乎某日某日某山終日
吳斐隱曷斐丁終吳三古蔽古氣古姓文終二整
穴東吳習以蓄主人太學穴東曷潛蓄主昂斐黃
十日皆辛正十人斐余天姓宜人乎二畝唱東昂

明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茅公墓誌銘

二岑茅公與余同舉南宮同官南曹雅相善也甲
辰之歲余晤公於燕邸而公病心甚憂之公病間
以才推擇為治水使者分部河濟之間而余以被
命北上計且與公為十日權乃行至真州逢公之
弟維以公喪歸為潸然泣下踰歲公之子元儀疏
公生平以屬朱宮論文寧為之狀而乞誌銘於余
夫微元儀請余固心許公矣公諱國縉字薦卿別
號二岑父曰按察副使坤世所稱鹿門先生也自
按察公遞遡而上曰遷曰珪曰剛曰孟麟又隔數

世曰千三公麓當元末爲池州路總管棄官歸卜
居於華谿茅氏之爲歸安人自千三公始至按察
公析居茗上又析練水皆不出其疆按察有四子
公爲仲幼穎異能作奇語常傾座客十七補諸生
二十入國學所交多名士壬午舉於鄉明年成進
士除章丘令章丘齊巖邑庶饒而囂訟公爲治簡
靜不煩民甚便利之俗亦大變邑當孔道故事役
諸富民爲達官治供帳宴犒送迎所費不貲公悉
辦之官民自是不知有過客旁邑有三驛龍山青
陽白山歲賦章助役錢三千緡後青陽省章爲代

役又賦民錢千二百緡公曰此重困也請于上官
得羨金四百節縮給之蠲其賦條鞭議起有言其
不便者公力持之爲立均賦募役諸法任地徵輸
較若畫一大戶得免催科而貧人樂業所汰減冗
役千餘人省費以巨萬計歲甲申大稔公請臺使
者疏聞得存留金三千有奇漕粟萬六千石進父
老于庭令具諸所當賑以實聞次第給散比卒事
民無譁者丙戌再稔上出帑金數十萬分道賑
章得二千六百元公佐以倉粟給散如前法具威
儀如在闕下民皆呼萬歲其明年秋大蝗聲若風

雨所過地皆赤公咨嗟泣下畫得金七千粟萬八千石章氏始甦是時齊魯燕趙兩河間頻歲饑上念之甚詔發臨德兩倉粟數千萬聽縣官以常直予民而歸其半于官章去倉四百里苦于轉轂公先發邑倉三千石賤市之以其贏直爲轉轂資不以煩民旌旗鉦騎相望不絕途遇臺使者爲停車擊節下其法于他縣公爲章數歲三值無年所爲精心善計劃重於公私之間以爲民請命者不遺餘力所全活無算已丑 召入爲廣東道御史薦名賢趙公錦等十餘人旋皆擢用時 東朝未

建公疏請語甚切至李公材以滇南首功不實逮繫公引朝議申救卒減戍有傳按察公病瘍者遽請急歸屬大計外吏主爵中讒以章丘令調公公遂不欲出而按察公督之急乃補浙川時浙川亦苦饑流民嘯聚聞公至輒解去公單車裹糧所至詢問疾苦建倉積穀申鄉約保甲諸廢畢興賑荒使者每得公條議輒下別邑施行河淮間災而不害乙未擢南屯田司主事又請急里居三年起補南都水有 詔取罷皿屏障燈帘諸不急物內豎緣而侵漁率高其估至以一爲十臺省不能爭公

力裁之其甚者如 孝陵燈價至千六百元公減
爲三十六金余嘗署冬曹倚公而強公又檢往牒
當萬曆初庫金七十餘萬今僅存二萬而尚方鑛
稅所入山積皆剝民膏脂爲疏幾萬言勸 上以
節儉省費惠養小民不報明年按察公登九十公
以公事過里稱觴留連久之乃之官蕪關故稅竹
木璫李道欲重征之適公視關政移書切責璫璫
怒然憚公卒除其稅亡何失按察公除服以故官
補北至建 長陵明樓多所節省內璫進千金公
峻却之時方疏黃泐二河夏鎮爲之縮轂最重地

乃以公往河使者用公議請賜 璽書晉公秩郎
中公至則延鎮人問河事悉得其源委叅以已見
爲便宐條上之使者大稱善專以河事倚公矣漕
艘入泐屬大旱水涸又河面狹舟不得回旋牽挽
甚苦公議建三閘蓄水廣其狹齋而禱滄浪之神
水忽湧出漕賴以濟而公以勞瘁甚移病乞歸自
是愈劇忽一日取卮酒與客盡懽因嘆曰秋風一
夜起客散孟嘗門公等去矣先是嘗呼元儀告之
而翁將以閏六月十三逝卒如其言公在鎮一菜
一肉皆以平直市罷警夜者八百家飲食教誨其

子弟就學者至百餘人鎮人德之公沒皆罷市哭是年爲萬曆丁未距生嘉靖乙卯八月初三日得年僅五十三始茅氏以按察公大逮晚年稍濩落舍中兒多生得失公旣第則嚴飭家政痛繩諸悍僕內外楚楚其後郡中諸大姓多被人齟齬而公家獨無恙人服其早識事按察公孝按察患疽旦夕侍湯藥妻蔡病創甚弗視也事伯兄如父弟維早慧按察憐愛之欲爲卜居公輒推所居與維族人貧輒割產周贍迺割迺廢公終不厭最後捐上腴五百畝爲義田籍之官姻戚以婚喪來控者皆

有助鄉里交遊沾潤於公者尤不可數計施太守峻嚴太守正邦李司務雲瀧及李之麟十一喪嵇某九喪或殮或葬皆公給其費有所負輒還其券蔡別駕炳齊歿公指其遺孕曰男也吾嫁之女也吾娶之已生男公遂予女蔡宗人素虐炳齊且及其孤賴公乃得全因名孤曰武而自笑曰吾其爲程嬰杵曰乎會稽趙佩之逾五十公贈之婢乃舉子嘗自娶一婢面有淚痕詢之知有夫而以貧鬻公卽還之不問金北上買廣陵姬踰年却歸父母家猶完璧也里居日有編審之議公與宮諭公請

畫田任賦貧富造均當路行其說湖民大利而議者亦紛起以此市怨生平最嗜書常手一編語家人吾甚樂此一切玩好功名富貴不能易也官留都日與諸名輩結社讀史將刪其繁穢勒成一家言今東漢兩晉南北史皆已就梓餘尚未卒業所著有菽園詩草行于世嘗再分校東省所薦拔如劉士驥吳鴻功臧爾勸龐時雍輩皆名士娶蔡氏司馬汝楠女繼陶氏孝廉銳女繼丁氏署正良木女子二長卽元儀聘沈中丞季文女次元玠聘沈舍人珣女墓在烏程淑三圩塋之辰爲萬曆戊申

十一月某日嗟夫余與公同籍二十餘年矣其前十餘年猶落落也南曹以後余始知公自嘆其不及而公尚屈首卽署間無能推轂至于今而公已矣能不悲乎故爲志其事若此銘曰 當其始人但知爲名父之子及其終人乃知爲名流之宗兩邑禦災侃侃蘭臺挫亦不回于南于北所至節齋毋恣蠹賊河水湯湯萬艘是航盡瘁以僵存而口碑沒猶巷哭于官則屯于躬靡忍瀾瀾茗谿魂魄茲栖豐碑孰題惟爾友之以兮

